

寄龕丙志



飲若溪水行六稔矣念老而不教人莫之思既有學齋
庸訓之作二三子講貫之暇從容英處時復臚舉咎聞
偶抒目論惟教學半可以起予至于自求禍福如響斯
應證之於世而有徵亦將示戒于子姓毋通家訊往往
綴之牘尾以當庭誥頗有勸聞詠詭用資談助搜神集
異匪曰雅言兒子仁述輒依甲乙兩志以次繕寫今茲
夏首訂成四卷郵傳請命謂宜踵前目標題寄龕丙志
且言頻季束脩之入分贍其母子者節齋衣奩而亦有
贏願并三書舉付手民重拂其意者覽一矧漠纖不倫
寄龕丙志

自敘

一

陵樛亾序猶之前志芟蕪蕪蕪所未皇暇諒其職志有
在或冀通人節取老之將至余方知之矣自茲以往其
尙能進于是焉不也所不敵必也甲午端午書于長興
學舍之願學堂

寄龕丙志卷一

宛委山民

康熙間

聖祖命儒臣開局搜羅經史諸子百家

自天象地輿明倫博物以至蝨蟲艸木之微別類分門輯爲圖書集成歷十餘年未就

世宗復詔虞山

蔣文肅

廷錫

率在館諸臣經三年釐定成書以銅字聯

綴成版爲編六爲典三十有二爲部六千一百有九爲卷一萬訂爲五千本彙爲又百一十套外目錄二套計

二十本凡印六十餘部惟張文和

廷玉

書成及雍正十

寄龕丙志

卷一

一

年乞假歸先後各

賜一部甯波范氏天一閣亦

尊藏一部以前此

四庫全書開館范氏呈進書籍爲

多奉

旨頒賜皆曠典也天一閣書經粵寇之難

散佚過半同治中余與修鄞志曾詣閣見其殘本近時

上海仿聚珍版以細字縮印楷校字鹵莽多譌奪光緒

十六年內閣面奉

諭旨照殿版式樣石印一百部

飭上海道聶緝渠責成同文書局承辦每部計價規平

銀三千五百餘兩限三年成書奏明請

旨畱用若

干部外由兩江總督知照京外各衙門如有學宮書院

及官紳願購此書備價承領二十年春可以告成原價外每部另需布套銀二百兩十九年十一月奉撫院通飭謹按石印書籍十餘年來日益驟富惟同文書局勅自粵商最爲工緻縮印 殿版二十四史時僱善本此書又奉 旨承辦自必百倍敬謹 天上寶書流播人間寔爲曠世難逢之盛典轉以帛絮力絀未能購致爲憾矣

明永樂大典姚廣孝解縉王景等編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按漢武正韻排比成帙原貯

寄龕丙志

卷一

二

皇史宬世宗酷嗜之常有數十本在案頭大內嘗火傳旨三四移出之得亾悲復命重錄一部以備不虞 國朝雍正間移置翰林院寫本端楷裝飾古緻 四庫全書多據以搜輯佚書最爲有功典籍全書開館議倡于朱笥河學士_筠凡十有三年而書成其存書二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有四卷其得自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本方議上時劉文正_統

勳在軍機處謂非爲政之要欲議寢之金壇于文襄_敏

中獨固爭卒用朱議並用爲纂修會文正藪文襄總裁

館事欲朱就見朱輒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于館無就見私第禮卒不往遂與金壇忤風節殆不可及

聖清發祥東土自四祖肇基王迹以騎射爲家法太祖太宗天戈所指大畏小懷

世宗冲齡伐亂統一華夏 聖祖七歲嗣服從

容定難亦粵高宗十二歲初圍得熊 宣

宗十歲初圍得鹿 天縱神武世播稜威歷稽前

代未有感于我 朝者也至于開國之謨光明正大邁

湯武而無慙德尤爲亙古無兩若魏文典論自夸八歲

寄龕丙志

卷一

三

卽學騎射紫色鼉聲闕竊聞運自多一得爭勝臣寮不亦可笑之甚邪

往時嘗疑范史滹沱公合不近于理讀東華錄載天命

二年八月 大兵征東海黑龍江水近我營處結公如

橋約廣六十步將士皆驚爲天助引兵以渡及取薩哈

部十寨兵還公橋已解其西偏復如前結公一道我兵

既渡公盡釋後至九月又應時而公足知天人合應之

符中興之與開柵同歸助順固有不可以常理測者又

云 太宗文皇帝面赤如日不用暖耳天逾寒面

逾赤勇力絕倫矢不虛發甫七歲

太祖委以家

政不煩指示卽能贊理從來左耳鳴必聞佳音右耳鳴必非吉兆又知軒轅之生而徇齊堯舜之重瞳八彩

天生聖人先後同符如此乃若朕兆未形淵微默諡尤爲千古所罕聞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

諭閣臣前明宮內母年金

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充餉又云乾清宮妃嬪以下使令老嫗洒掃宮女合止百三十四人四十八年

諭明宮中脂粉銀四十萬兩紫禁城內

寄龕丙志

卷一

四

甄砌地橫豎七層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今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謹按明之所以不僭奢靡一事然自古亾國必侈奢無節璇室瑤臺由夏商季世以來如此一轍蓋兩閒物力有數豐于奉上必陵于剝下至于民窮財盡土崩瓦解之勢成矣我朝開國之初儉惡昭于謨烈卑宮菲飲宜乎基億萬年有道之長也

唐天寶十三年大有年東都米斗十五錢青齊五錢及弘道元年關中旱蝗米斗四百史僂人相食今斗米二百已爲常稔之年減于是則不必智者皆有穀賤傷

農之患卽斗米四百亦常事決不至人相食如云斗十餘錢孟子所云菽粟如水火何以踰此恭讀

高

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云米粟卽甚賤安能至斗十又錢及又錢蓋尔時封禪方行上下皆有侈心史臣不免因事粉飾允足以破千秋之惑矣

道光寶慶縣志

知縣長清孟麟蘭修十九年己亥書成明年刊之正余生之歲湖神廟

注乾隆三十年春

高宗四巡江浙至寶應瓦甸

鎮風勁

御舟暫傍運河西岸樁檝未施岸有穀

樹大合哀卽以纜繞樹身數巾風旋定奉

敕建

寄龕丙志

卷一

五

大王廟河神廟于河之兩岸穀樹亦以白石爲闌禁人采折土人至今稱爲穀樹將軍竊謂穀不材木也幸而歲久滋長又生當其地爲

宸遊蹕路所經效用

于一朝見重于百代直駕召伯甘棠而上之然則舍生負炁與在園首方止之倫得不勉儲一節之長庚幾自效于高厚哉又甘羅廟注康熙間有守廟僧瘞廟側久犁爲田鋤鑿所及缸破清水滿中而肉身無損昇歸衣履悉化裹中度牒戒錄具在但浸溼尔知其名果燈揚州人爲裝金供廡下廟後不戒于火而供僧之屋至今

猶存此則在彼教中數見不鮮半山縉徒傳會卽果有宿惠具不敷身亦未足爲異可以存而不論

宋顯仁后本會稽人蘇丞相頌致仕居丹楊有老婢聿曾給事蘇其妹卽顯仁也初攜登頌榻通夕遺溺不已頌曰此甚貴非此能住宜入京會哲宗擇室女賜諸王選入端王宮才一幸生高宗見吳震南宋相眼述洪邁語遺溺賤徵何以知爲甚貴當別有說惜言之不詳

漢書召信臣傳大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糞蘊火待溫然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

寄龕丙志

卷一

六

于人不宜以供養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永初七年正月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搗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按近日尙非時菜果始自京師沿及滬中燕會非此不足爲禮價恆什百于尋常味或不逮應時者徒糜物力何苦乃尔卽云惟辟玉倉忠愛者猶當以不時不食進攝養之箴民間伏侈更不容漫無檢制已

唐開元三年置侍讀官以太常卿馬懷素爲左散騎常侍與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于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待以師傅之禮今制 賜

中外大臣 紫禁城騎馬亦聽年老不能騎者乘倚輪

豈卽唐腰輿邪

宋賈似道患舉人猥眾御史請覆試日露索懷挾辛未李鈞孫至見其股間戲雕摩睺羅像以文身被黜自明以來搜檢日嚴或者謂此非愛養士人廉恥之道然人之待士者重而士之自待或反輕果弛挾書之禁則觀

寄龕丙志

卷一

七

場英彥慮無不挽獨輪車于矮屋張書肆其弊至于平日不知詩書作何等語雖枵腹者不難與便便經笥爭一日之短長徵倖多而真才短炁矣近歲后印書籍盛行侂于巾箱遺製縮爲蠅頭細字 皇清經解文獻通攷諸書誠如醢壺腦瓶可以提挈然此類猶須平時涉獵方能檢討所最患者集印大小題制甄動以萬首計束之盈尺居然萬象包羅其下者固樂于擗摺而雷同勦襲所不遑計卽中人之資亦不免局于所見汨沒性靈其害劇于洪水猛獸恨不能起祖龍爲堯禹一舉

而廓清之彼假是以射利者其罪可勝誅哉
海外諸國多有議政院國有大政令則朝野皆各抒所
見從其多者或至號其國曰民主以視中華之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何可同年而語然所聞不始于近代唐吐
蕃使仲琮對高宗僭國俗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
而行之所以能持久豈祭道固如斯其由來非一日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中國由周而來未有處
士橫議而天下不亂者論者策治安于今日幾欲使堂
堽正正修明禮教之邦事事效法外人以爲自強之計
其亦知有必不容變于夷者乎

寄龕丙志

卷一

八

今蕪會滿漢席之外又有所謂番菜者歐羅巴饌也其
始不過大腹賈之與外人互市者效之十年以來士大
夫亦且有嗜之者若服物則以洋名者觸目皆是日引
月長不知伊于何底晉于寶璫神記云胡牀貊盤翟之
器也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泰始以來中國尙之貴人
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賓皆以爲先蓋已慨平言之獨
不解古今人之隔千餘年而口之于味有同嗜也如此
此豈惟口腹之害直人心之害矣記又云晉惠帝元康

中婦人之飾有区佩兵又以金銀象角璫瑁之屬爲斧
鉞戈戟而戴之以當弁幼時習見有樵廁金銀事件

二

見宋史具区事佩之柁邊扇底曾不解其何取于斯及

經寇難子遺者幸逃鋒刃方當懲羹吹齏乃盛行翡翠

玉飾多琢爲大刀闊斧相以金銀靈蛇髻畔均排密插

幾令凝香蕙寢無一人不兵衛森畫戟太白會經云黃

帝以玉爲兵豈其遺制邪穴祥休咎所不敢妄議至若

天運中興而人心難悟興言及此曷勝黍室之憂

西人重藝其制作愈幽愈奇類禦寇之乘風則有烝球

寄龕丙志

卷一

九

以上窮碧落始聞前代飛車事而效之

既必須風色且天高風勁非人

力所能敵故至今未克通行無礙至于學張騫之鑿空則竟有成地道

于江海之下者不止下及黃泉矣蓋國俗每興大役例

釀眾商鉅貲以勑之謂之公司股分

去聲

雖竭一國之全

力在所不恤以故往往有成晉王子年拾遺記云成王

卽政三年泥離國來朝其人自僂發自其國常從雲裏

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濤之聲在上此

殆肆爲奇詭之談不必果有其事而今遂可舉其言以

寔之猶列子之言冬起雷夏造穴再更百十年混沌竅

之未鑿者其與有幾

列子云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能冬起雷夏造公固
寓言也今西人寔能造雷電之用無所不立以人工成
之日幽而不竊雷電一炁則造電猶起雷矣雖寒也雷
蟄成以人工者無閒冬夏也聞烝機亦能凝水成公或
置鮮果及花卉水中公成表裏瑩澈所涵花果更豔絕
得不日咄咄怪事

余性宜公入夏卽愒之浙中惟甯波有公窖以供海舶
販鮮之用盛暑則有市兒負竹筐大呼冷陰公賣之冷
寄龕丙志 卷一 十
陰者甬語謂極涼爽也其行絕捷才聞聲已去之數武
少遲慮融釋也西湖遊覽志稱市中敲銅盞賣公雪者
鏗聒遠近蓋宋南渡都杭州時事今京師鬻酸梅湯必
浸以公亦以銅盞爲招其所由來久矣

粵逆竄中州時舒芙幡丈方宰洛陽練鄉勇爲防守計
曾聘少林寺僧作教習溥智

自言名爲宗尼不避廟諱彼教之妄自尊大

如與焉丈仲子積之大令

善慶

與之善余曾偕積之遊

中嶽就智信宿寺中健談能劇飲積之爲言寺僧拳法
不必人人精熟大率各練一絕伎必幽人意表因指智

曰是能睡及十步外穴窗紙再唾之能使仍凹前穴百不失一或與人手搏度不能取勝則唾其目乘其一瞬中敵要害足以制其外命試之唾十餘果不爽越人相侮傷者母曰余一唾殺汝蓋擬之機蝨云余寔以爲必無之事觀此而知有一語必有一事與之應非是不足

以見天地之大曰鐵船又曰其言

按諺曾

說文讖諛也小徐曰凡讖緯皆言將來之諛也

刻从馬

非今正童謠亦其類春秋左氏傳屢言之班氏五行志

以爲詩祿凡史書所紀其臆如響雖近于詭怪其理寔

卷一

十一

不可得解或疑好事者爲之故神其說不必皆寔事然證之余所習聞殊有奇諛何也余幼時父老決事之必不成者曰鐵船過海意以船之用在浮而鐵性沈必不可以爲船重之曰過海又以其浩無津涯極言之幾于醒人復起不易吾言乃未幾而有鐵甲船涉重洋如衣帶水此言盛于道光中年夷舶雖通中國鐵甲船猶未有也又有鐵樹開花之諺今鐵礮有開花彈子亦其應矣同時狹邪子弟謂蕩婦爲長頭毛尼之不貞者爲短頭毛

京師亦有此目短頭髮則以目優俗爲稍異

因之疾其人者必曰是箇

舛于長頭毛是當舛于短頭毛不十年而有粵逆之難是謂長毛賊其脅從及土寇則謂之短毛乃奇譎又嘗小人負且乘者曰叫化子坐大堂越人目乞人曰叫化子言此喻不稱也及粵寇陷郡逼土人爲鄉官自好者所必不屑則以廝養下賤充之若輩輒效官長所爲踞大廈設公案儼然南面而作威福此言亦諷

慈谿馮舸月言有餘姚人爲述同縣孫某遇仙事孫童子師也授徒蘇州南廡賈人家歲闌解館居停以來年訂蟬聯畱度歲試燈夕偶邀之觀燈孫恻見歎未曾有

寄龕丙志

卷一

十一

居停爲言自軍興困于轉輸寥落殊甚不逮往時什一因歷數所見手摹而口續之孫不覺神往歸途信口得句云安得十分燈事好江南重見太平年未嘗舉以示人也上元日意行幽郭上洞庭東山見后屋中有老人白衣作道士裝與坐談極投契曰午飢思食老人已知之幽小木合盛二棗分噉其一腹爲果然且云君有心人也此會頗不易孫問何由見許曰君前夕有詩云云得不謂有心人邪然而此境不可復得矣孫大驚知爲異人向晚辭歸請佗曰再至曰無須收燈當詣君孫竊

念其所服有異恐居停以爲怪姑漫磨之已而老人至則已全易冠服如平人縱談終日極歡孫請數相過從老人云二月初君可見過向者所遇非余居君來齒以黎明至后屋迎旭日東行十餘里有葦屋三楹是矣與爲期而別及期先一日家書至以父病促歸孫念老人行迹類世所僞仙者將以叩父病吉凶齋沐詣之如言果得所謂葦屋者竹籬環之老棹十餘株寒花猶馥室有題牘曰數點棹花天地心室題楹曰問字客來三徑少愛才人去九原多老人方瞑目跌坐蒲團未敢驚之

寄龕丙志

卷一

七

闕其右室則虛無所有其左臥室也有藤牀黃布爲幔衾枕皆具凝塵寸許若久未掃者旁有棊几列銅鼎金漆合子各一合無緘膝力擘之不可開視老人已欠伸起曰君信人也幽二棗如前分噉訖叩以所見合子曰此吾師所授以爲山中辟魑魅之用孫請觀之曰君合與有緣可以一見然不宜逼視闕之窗隙而可如其言見老人以一指按合有白光一縷如鑪煙自合中出彈指頃彌滿一室溼射窗外覺寒炁舐骨噤欲僵急止之老人復按合光畢斂矣叩其名曰此泉阿之屬也問鼎

何用曰以燒丹丹有三天甯地甯人甯余能燒地甯人甯二丹長生久視可尔白曰升青天須天甯丹吾師能之云卻後二十年當授余問能點金乎曰此小術也孫曰今蘇常數郡方饑獨不能少以其術濟之乎曰此天數也不可以違天且外于饑者亦安知非福問師何人曰鄞范先生溷迹人閒亦常來此孫方別有所問老人促之行曰而翁之病亟矣逸返可以一見孫涕泣求援手曰天數也亦安知非福因拜問後此見期曰君能勤修善行未必無再見曰然而此閒不可復至矣孫歸

寄龕丙志

卷一

古

父病已劇遂不起未幾粵逆陷蘇州兩浙亦被燹

旌德裴氏子少孤育于母舅張張業絨綫設肆維揚裴從習業焉質鈍而好吟詩暇輒手坊刻唐詩三百首諷于肆有難字柔聲怡色執途人而問之或爲人訕笑勿恤也張憐其孤不之禁行年二十餘偶于書肆得唐小說殘本見裴航遇雲英事大喜謂此我家故事神仙可冀于是棄唐詩不讀而學仙與東嶽廟老道士爲莫逆交竟日夜默坐不復就枕張慮其入魔道苦止之不聽一夕忽聞裴在室中大聲云原來如是闕之則見其面

壁作傾聽狀時而肅揖時而撲地膜拜張大驚闖入問所以不倉臨之以杖乃云今日得真仙而事之老道士不足學也張委曲曉譬則云舅能容我則已不然且隨吾師入山問師何人卽又不言張無如之何第戒其妻子及夥友謹備之一夕忽去徧覓不得越三日得之金山下嬪宮檐外默坐不動亦不言批其頰始醒注視久之慟哭曰舅誤我大道拔之歸爲投牒府縣城隍神仍終日叫號飲食銳減目炯炯作青綠色歎人客揚者爲余言云是辛巳八月中事曾親見其人未知其究竟

寄龕丙志

卷一

七

何如也

慈谿馮舸月言乾嘉間縣城桂家術桂某有異術神遊千里猶戶庭焉與歙人甲善甲爲質庫夥聞父病亟欲歸苦經理事未能了焦急無可爲計桂適至曰君試作書請爲君揆之甲故知其異恩書數行屬之旦日桂欣然以甲父手書來備言前月餘誠病瘧今已勿藥可緩緩歸矣于一邑喧傳以爲仙桂父性方嚴淡惡之嘗按得所習書投之火至是益怒佗曰乘其枯坐作術逕前批其頰作地不復蘇其棺久曆後降卦敘姓氏屢

瘞棺所屬其賊友爲營葬與葬事者舸月猶及見之
蘇州有凶者一筐一盃日行乞于市揭素楮竹杖端題
曰醫凶時人勿之異也辛巳八月下旬有孀婦居貧者
遺腹數日不得產垂斃矣鄰媪閔之試招凶欣然趨視
爲鍼凶次而婉舉之男也母子皆亾恙由是遠近爭延
致之或應或否其應者必應手霍然起將外之疾猶反
掌或酬以錢幣輒掉臂去之曰余凶而醫者非醫而凶
者富室慕其名邀一顧卒不可得曰彼大有力者謁疾
自有和緩在夫所謂和緩也者固非貧家所能致余與

寄龕丙志

卷一

六

之分道而馳醫且凶終吾身足吾事矣甬人凌若虛客
姑蘇曾見其人爲余言坐人多疑其有所指搆此以佞
諷余謂伎藝之絕人者其志向往往有異于人此凶蓋
有道之士古人類此者亦常有之人徒驚其術之神而
訝其行之狷謂非晚近所得見泥矣或曰然則斯人也
殆神仙者流侂于乞人以濟窮厄歟或曰凶而醫醫而
凶二語涇渭太分明仙人之言未必刻至乃尔其殆憤
時嫉俗伴狂遜世人也斯言得之

貞女愛玉餘姚人失其姓氏爲慈谿楮山廟祝胡三養

女或以重幣求爲妾玉不可胡婦有穢行欲并汚玉玉防身嚴莫敢犯婦毒撻之不爲奪有邗媪能墮胎婦羨之強玉寫其方不應又毒撻之玉泣攜鉤筐若爲采桑也者過鄰姥誦其事姥畱之倉將偕歸爲解于婦玉以爲無益竟投江外閱三日出其屍面如生時爲嘉慶十五年五月十日玉年十有九噫士大夫類讀書識字矣吾不知其所讀何書而褻用文字者比比也遑問其立身行己乎讀書識字若愛玉者庶幾無愧安得以爲小家女子而忽諸

寄龕丙志

卷一

十七

慈谿楊于谷女貞姐嘗剗膺肉療母鬲疾以孝聞後字同邑沈維生未行夫以瘵歿貞姐時年二十有一詣沈氏守志撫從子昌燮爲嗣今已成諸生矣壬戌八月廿又日粵匪竄慈谿以母病風不能行動貞姐守視不及避賊至焚其廬火及母榻負持力出之賊六七輩挺刃犯貞姐貞姐疾趨躍入烈燭中母怖而歿賊亦瞠目視之謂其赤盡矣女赴火第覺目不得開匍匐蛇行由墜而稍而室牖下竟達後戶墮河瀕蘆葦閒若有衾相之者殊無所苦次日賊猶充席于路伏稻畦終日晡時賊

退乃迹母外處暗中摸索得破扉以藉母厥又得一席
覆之廿七日官軍以西兵收縣城其從兄次湖廣文

復

亨至殮其母視貞姐則體膚焦爛面目幾不可識卒就
瘞以光緒辛巳正月粹年四十有八事詳貞姐從父樹
人封翁一陽軒文鈔余謂貞姐貞孝幽天性方其卒遇
寇盜亦既視外如歸乃毒爛無情終不能灰女貞之木
得不謂冥冥中有主張是者乎以上二則余已箸錄慈
谿縣志至今以費絀未登梨棗恐其久而湮也爇記之
以存其槩

寄龕丙志

卷一

七

同縣朱應鎬號穎青官宜蘭丞以憂歸旋粹其弟鴻韻
刻其所著楹聯新話有可資譚枋者櫟綴門記貴州桂
丹盟廉使家藏書畫金石甚富遇寇警倉皇走避不及
攜以自隨以爲盡化烏有矣及寇退反問視皮閣一無
散失且安置妥帖拂拭無纖塵其整潔較勝于前聽事
遺楹帖一聯云觀世如弈碁勝負難分惟高手先人一
著開懷宜飲酒醉醒間是同心勸我三椽蓋宅爲賊
酋所據疑有才之士不幸失身者廉使母以語人輒呼
爲風雅賊

新話又引宋伯瑜丁戊紀聞云季氏浦城諸生孝本女弟也能詩工書法嫁同邑農家子樸陋非匹而事之盡禮咸豐戊午城陷爲賊得以外拒觸石柱並如沐猶大罵求於其魁有義之者曰烈婦也處以別室爲治創許以創瘉釋之知其善書索贈聯曰是非所慘然非吾夫來不可得魁爲召其夫至走筆書十四言云富貴置身在忠孝英雄退步卽神仙魁大喜曰是能得古人贈言體者不意巾箇中乃有此手可敬也遂資遣夫婦歸且戒其徒眾善護持俾勿擾

寄龕丙志

卷一

五

高烈婦者光澤張氏女適同縣高泐然夫病痘外烈婦視舍殮畢而縊先是泐然自題書室楹聯云明目張膽作事頂天立地爲人烈婦之外當頂天六字下蓋以自況云建甯張治亭爲作傳亦見新話是與季氏女可以並傳不朽

閩陳汝翼同年

壽

甲戌同在京邸曾爲余言某太守女

事女嫡出也母嘗陷賊歸而爲側室所慢太守亦不禮焉女宛轉調護之因矢志不嫁以事母凡二十餘年母以疾終女就佛寺爲作功德因登浮屠自巔躍下及地

端坐而逝。匱具有述志及別父詩。知其夙志久決矣。處萬難之境。不恤爲親。含忍竭其力。所能爲盡。其分所當爲事畢矣。志遂矣。而後以身殉之。古有君辱臣夙觀此。而知甯大夫囊中之鱸。非不能灑李侍郎筵前之血也。舞陽陳巽庵言。呂農家李氏。女字王某。未嫁夫爲捻子。所掠父母欲奪其志。不可。則怵之以夙女曰。志必不可。奪我亦不夙殺我。則惟命父母。竟無如之何。已而潛至夫家。以婦禮事翁姑。不數月。夫遂得脫歸。邑令聞而義之。撫爲己女。厚贈資妝。爲合卺焉。余每謂兩閩正烝。不擇人而賦。是故女子之貞。亦古今常有。難在以農家子而能志堅金石。且其所以自處寥寥。數言如鑄生金。不可得易一字。士大夫處君國之變。其不夙也。爲管幼安爲陶靖節。其夙也。爲許睢陽。爲文信國。亦若是而已。余與修慈谿縣志。其列女爲縣人周芝田明經。錫年所任志瀕就。而芝田物檢其遺稟訂成者。已三十六冊。蓋節孝多至二千餘人。間必備著生粹。及守志年月人爲之傳傳。必繫以八言或十六言爲之贊。有一不備。則別度之。以待訪。故曰久而功未及半。同人舉以屬余。余自

搯精力不及然它無可諉不得已應之因告以依周成
例則成書無日卽成必且占全書之半體亦未善請以
前議從事蓋艸創之始曾參未議列女傳其有事蹟者
餘則遵定制分旌牒以已旌已牒待旌待牒列子目編
姓氏錄之至是皆以爲然時爲丁亥九月余所分先已
告藏業應金華縣志之聘必盡是年脫稟期迫矣并听
夕促成之一夕人定有所纂冊合傳者三人已傳其二
偶內逼如廁返就案失此冊徧索不得僕沈順已寢呼
之起傾箱倒篋燒盡三條燭竊搜卒不得先是凡錄竟

寄龕丙志

卷一

三

一冊輒移架外室姑就檢乃得山北採訪一冊所未過
目不知誰何翻閱誤置其中是有節婦三十八人宐傳
者七人非失冊搜及之必不暇重理及此三十八人幾
幾湮沒矣爲之毛骨悚然汗下如沐比奉之入室則前
冊平展在案并策數未翻動沈順亦爲之咋舌恍然悟
爲三十八節婦之精爽不泯見此靈異以不沒其苦節
之貞而道余疎繆之戾至今一慙一悸凜凜乎有若久
霜之被體也

婦節之堅貞者比于忠臣孝子雖以正命終全歸之日

亦時有異蹟幼時問伯曾祖母節孝宋太安人之物社
廟有鄰媪方羣聚宣佛號皆聞門外傳呼孫太太至
仿佛有肩輿入廟太太者戚屬所尊稱鄰媪類幽入
余家太安人皆嘗周卹之固其所樂識且感戴者也皆
起立將趨迎轉瞬遂無所見訝而互相詰問旋見吾伯
祖被髮縞縑奉楮幣號泣至越俗父母初畧必奔赴社
廟焚楮幣謂之燒廟頭紙于是皆悟爲魂靈示見然可
以肩輿入廟始神亦重之而優其禮數歟可尊亦言祖
母樓之物前夕聞呼開正門者三樓年十九歸費甫
覃恩贈孺人可以酬苦節矣

寄龕丙志

卷一

三

二十八日贈公客武林未一年以病還遂不起樓誓舛
撫從子爲嗣守節逾四十年今可尊與余同官遇

本朝奇異聞心補聞會
男仁述繕寫從孫家鶴校字

徐平甫

隆壽

柳泉師嗣子也言王杜舉營師幕事居山

中一夕寢入大廡宇類神祠列侍輿衛森嚴環跪罪囚

滿庭中有案識數人遙見國朝冠服者方據案中坐

濡朱筆判事酷肖師生平逶迤由東廡上燠閣就坐後

審誦眞師也案吏作古衣冠方檢文書呈進見平甫眊

之咄咄師亦回顧驚問何來吐速去遂屏息退至大門

門者阻之不得曲恍惚入後堂則母氏葉朱兩夫人咸

寄龕丙志

卷二

一

在亦賊而致詰爲具述所見且言不可得曲兩夫人躡
踏久之噓老僕亦古衣冠者鬢眉皓然俛導之曲老僕
諾諾以目攝平甫從之達聽事左得朱棗便門拔關曲
之指示歸途返身闔戶闐然有聲遂驚而寤枕上追思
歷歷在目并憶聽事以文石爲礎其高可隱人簷楹閣
麗稱是余謂聰明正直如吾師沒而爲神理所固然所
以示寢平甫者或者欲令知所識之冥譴歟

平甫又言鄞人葛某好爲博局誘紈袴子弟傾其產遂

以財雄其鄉忽寢見郡廟

鄞人謂府城隍廟

縣粉版大書己名

夾注其下可百許言不及辨惟見最後三字云罰作牛
既寤知惡貫盈當得報夙聞天台某師高行囊三百金
謁之冀得懺懣比到門有行者逆呼其名曰吾師知若
來俾相待若自問賞從何來可以入此門乎葛曰師誠
聖僧念弟子此來不易許一見否行者爲入告傳命命
之入抵丈室剋行而前師跌坐不顧也葛涕泣通誠搏
顙至幽且師曰限迫無及矣揮之幽嗒然而返甫抵家
病歿未幾見嚮其子云于某日生某甲家作犢可急詣
贖之葛子故未爲甲所識因詭姓名以往若爲道漱求

寄龕丙志

卷二

二

飲者與坐談漸及畜牧甲云近得一犢致爲快意葛子
因言正以多田擬購一牛服犁急切未得佳者重直故
非所恡甲曰此犢亦未便佳然千金不易也葛子亟問
故則曰余有不肖子爲郡人葛某誘之博傾吾家銜之
次骨不意鬼神有靈俾作余家畜且日以鞭筆洩積忿
邢便舍之葛子故爲賊歎問何用知其爲葛曰是生而
純黑有白毛在其腹成葛某字故知之腐也因要客往
觀葛子知無如何卽亦不忍見佞辭去之後亦不知其
業報何時而滿

小臯部人裁縫

二字見周禮注

阿大沈其姓以業名僮爲郡城

秦友芝太常家縫人從太常官閩中有僮媪無佗親屬
惟一女尙幼媪積傭值多金將以爲女資妝阿大以甘
言誘媪請以女爲弟婦媪遂舉所有畀之媪外阿大攜
女歸負約轉鬻之而盡沒所有叵何阿大病弱支離數
年所有盡耗于醫藥日見媪坐牀頭怒目相向爲所親
備言之乃焮

慈谿錢西箴

謝孫

言己甲三月初十日廣州風灾起新

填地

西人好于海濱斲碎石築地久久基固因營建其上肆賈易蓋滄桑之變于人力者海口通商馬

寄龕丙志

卷二

三

頭皆有之此其一也

相傳爲禿尾龍窟宅道光中曾挾風雷突起

數海舶及民居無算傷斃數千人後常幽沒其閒居人
莫敢犯之其幽也偶沈一二舟不爲大害是日向午有
怪雲從其地起直上霄漢西人兵船泊左近者見雲中
仿佛若有光輒然巨礮擊而中之光蓋龍目龍怒而掉
尾掃其下民居及泊舟成糜時比戶方作午炊棟折榱
崩率墜爨火又家蓄火油引緣以助其爛遂兼成火灾
故在舟者溺在陸者壓且焚次日有司錄無主骸殮之
倉卒棺不給多以一槥殮兩骸猶用棺四千餘具其有

親屬收瘞者尙不在此數蓋浩劫也又夙多胡裂有僅
得一臂一股者慘酷更不忍言地固煙花窩艇船尤極
聲伎之盛順德陳氏子阜于財而好冶遊常挾千金揮
霍其閒家有孀母弗能禁是日縱飲酒樓遭焚陳母聞
變知其子所在慮必不免有弟甲商于省垣因寄書屬
覓其甥甲徧訪殊無蹤最後有所識某乙幸免于難者
云遇之某家酒肆決其不及回必外于是甲旣得寔恐
姊痛子有佗故因治裝歸將見而婉告之歸經己家小
憩未卽詣陳陳母故勤女職常親澣濯是日方澣衣中
寄龕丙志

卷二

四

庭突見其子排闥入畜怒澣不輟子亦不詣母前起居
逕趨室隅取盞益就階下水盞滿注水以次沃堂上所
設客坐母微睨之轉訝其所爲澣適竟亦不暇致詰第
責其浪遊無檢不顧倚閭之望謂以若所爲卽橫外爲
鬼物亦不足惜語未畢見其子顏色慘變哀號一聲奄
然而戚其妻及婢媪在佗所者叅聞之一時奔集母告
以所見審坐閒水猶淋漓皆以爲不祥愁慘閒甲亦至
始知魂附舅歸先至而見形白晝也世動謂鬼神情狀
不易得見若此鬼其狀明明可睹獨其情仍不可解介

西箴因言造是劫者西船之一礮而是船反以泊處稍遠不及于難殊爲不平余謂自來庸臣誤國或啟邊釁以召外寇或激民變以生內亂甚者宗社岌危民生塗炭揆之天理是謂罪魁禍首宜無獨免而儆事則工于誘罪投艱則巧于謝責因之暫逃顯戮遊魂假息者蓋有之矣噫

西箴又言粵東演劇往往設廣場爲歌臺環臺三面縛

巨竹架窄板階級鱗次列置藤倚爲坐有案至七層者

坐常數千人界以闌于曲折而上頂覆葵葉卽扇材俗呼芭蕉扇

寄龕丙志

卷二

五

寔非芭蕉以葉紋相似名之以蔽易雨外疊木板爲之牆垣雖毆使

艸木而製極堅固蓋海一開場動經旬月計坐徵錢殊

可觀也學使署有韓文公祠在儀門之外大門之內歲

以六月演劇祠中道光中劇場災外者數千人由所鋪

窄板常疏密相間多畱空隙戲闌客散就之糞除若甘

蔗節瓜子皮之屬皆掃落其下爲日旣久積案且滿中

伏中風燥二字曲杜佑孫子注已乾枯是日吸淡巴菰者偶遺

火其中蘊蓄久之勃然而發滿場皆竹木久經風日盡

爲引火物俄頃之間盡于一炬火初發時學使聞喧不

及審亟樅儀門防意外之變設場者已先杜西轅門第
開其東以便稽曲入火作奔避者如潮湧并東轅門亦
外闔不得開轅門柵以堅木又不可毀數千人得脫者
僅三人其一爲優伶方戴面具跳魁罡從面具眼中

闖見滿場坐客皆有鐵索連鎖其足

前志鳳姑家火亦有鎖足之異知

必有大變因佞疾而曲一爲伎女正坐對起火處遙見

板隙火光熒然思避之而坐最上層

例以男客坐上
下女客坐上

回而下恐不及近坐有捷徑隔闌干不可越適有賣瓜

子者在闌外急呼之告以腹痛欲絕倩負之歸謝不能

寄龕丙志

卷二

六

則卸一金腕闌畀之曰以買余命隔闌飛上其肩促其
疾奔而曲賣瓜子者亦因之得脫

西箴又言前年某邨演劇則開場時忽有鴿繞場飛毆
之不去粵俗母于劇場演戰鬥事金鼓喧闐中輒曲紙
毆千百然之以助聲勢有優戲摘一枚然以擲鴿鴿失
所在而紙毆著火飛上覆葵亦頃刻燎原戲臺先蕪卽
傾堵曲路焚者亦數千人有鄉宦一家男婦十餘人焚
灰之惟老母及一妾看家僅存西箴所築識也言次爲
之浩歎以余所聞遭回祿而威門者聞亦有之未有門

庭無悲而全家罹焚如之慘者又前者三人之得脫乃倡優居其二以優人所見鐵索連鎖知冥冥中必有主之者豈數千人者皆有夙業故繫之使不得去歟優旣不在此數遂使之闌見此異而坐下火光亦獨一不在此數之伎女見之又適有不在此數之賣瓜子者引緣而同幽于難異哉然之三人者必有可以不死之道在有知之者云賣瓜子者事孀母孝則餘二人雖賤其必有大善亦可以推類而知

慈谿徐家搭人甲訪其感下趙晚飯後彛歸過一小橋

寄龕丙志

卷二

七

忽大聲呼救感送之幽門者猶未入聞之亟趨視見甲踉路旁叢芻閒面亟如沐已不能言矣時返照猶明周視四近無人蹤灼然知爲遇祟然其處平時初無怪異惟新厝鄰邨某翁榭其外未及一月翁生年已七十爲人樸訥計不至外而爲厲所可異者榭後牀露隙可容手不知其何以有是且時有異香自榭中幽過者多聞之莫測其故存而不論固不必在六合以外也六月中東鄉裏邵有僮子采薪山中盈擔而歸中途若有自後掣其擔者以爲相識與作謔漫詆之掣不釋回顧見一

鬼極獯惡賊絕棄擔狂奔至觀音寺力竭而什寺僧灌
治得穌詢得其故呼肩輿送之家至夕亦歿二事費可
尊及葉縵卿采訪志事皆嘗親至其地間之土人

鄞董紀常秀才言東鄉邨人夾行過三橋遇僵屍爲所
追將及透水避之屍不于水瀕守之不去泗向東屍則
遶岸而東泗向西屍則遶岸而西如是者數四度無如
何乃拍浮水中央以觀其變屍竟植立與相對至雞鳴
方跳擲而去其人始得歸次夕集健者各杖堅木爲械
以往屍果復幽爭前奮擊什之付之火豪無伎倆一幽
寄龕丙志

卷二

八

而敗可哂也可尊亦言慈谿中邨舊有物崇人行動亦
類僵屍後有過客遇之適囊錢千餘倉卒迎擲中之而
什逼視惟見敗棺後牀一方壓錢下此則與新齊諧所
記棺蓋壓人事相似皆鬼物馮之爲祿者

可尊言嘗遇天台僧灑雲自言近歲偕其侶四人朝五
臺過一蘭若殿宇尙完好周視乃寂無一人日已向晚
又方經兵燹焚榛彌望別無投止處自恃五人者壯多
力精伎擊固無所懼相與捨關敷坐佛前以待旦二更
許聞有若敬關者其聲甚厲時山月皎潔因就門隙闚

之見一僵屍方盤旋作勢向門自擲門爲所撞岌岌動
榷欲折儻去儻來頃刻三數度僧慮毀門入以手支門
不勝其重呼其侶同力支之猶勿勝各謀潛拔關各手
械隱門後埃之比再至門駭然開蹶于門限顛而入什
于地僧械襍下折其骨遂不能起僧懲此不敢復進竟
不至五臺而返可尊因言是僧力兼人且言其侶有能
擔八百斤者然則合五人之力不啻數千斤而不能勝
之可謂多力矣乃一蹶不振夫結艸兒戲也杜回禽焉
益幽其不意尔咸同之交粵捻苾熾所過成虛往往有

寄龕丙志

卷二

九

百里無人煙者蝸蝸魑魅隨在可以逢不若天台僧者
不以一時幸免勇進不已知止不殆庶幾近之

慈谿童竹山比部言威某爲藥店夥逼歲責負遠邨有
一人負錢二緡同行非素識也其人遇所知置錢路旁
與立談儻有一緡鬼竊其錢藏諸廁屋語畢將行視錢
化爲烏有大窘某具以所見告如言得之感荷而別某
遙見緡鬼遠立當去路竊念敗乃事必爲所仇欲繞道
避之則歸途當遠若干里日且暮不得已逕前犯之稍
近覺緡鬼立而左右顧意殊不在已旋見其入一小家

門故未闢自窗隙度焉從而闖之則其家烹雞將以祀
竈姑語婦好看覩母爲狸奴所攫婦方漫膺之鬼則就
釜中取而投諸水盃婦來問釜無所有以語姑姑詈之
婦唬歸房某又不忍斂門語所見姑趨覘婦已解帶挂
牀惺矣某遂歸店次旦某家人喘息來云是夜某妻無
故自經外皆曰某以不忍之心拯二人于外乃反移其
禍于己天道竟有時而不可知無怪乎見急難而喪手
者之多也余謂見義勇爲利害固有所不計就此事而
論謂某妻之外由鬼之遷怒則尤爲不然觀其于前二

寄龕丙志

卷二

十

人必假物以造孽可知輕生必有其因某妻初無佗故
鬼能逕外之以洩忿亦何事藏路旁之錢攫釜中之雞
爲某妻始當外于縑縑不必卽前者之鬼爲之會逢其
適而論者遂歸咎于某之好事冤已雖然某旣拯二人
之外卽其妻當外于縑亦宜假手佗人以免之巧示其
報以爲勇于見義者勸柰何聽其邇然觀此而詒妄議
天道者以口寔也

俗傳婦女以不戛外者其鬼所至常有脂粉烝小臬部

居社廟者阿姐

男子以女名若
馮婦韓媽之類

嘗自佗所友飲歸經寶

善堂故址忽聞紛香知有異醉中不之思漫爲謔語邀
同歸次旦其婦無故以帕首絹自絞其頸幾絕作鬼語
云己爲水壩地相望胡氏婦歿且三年間仙壇在寶善堂西

有姑婦勃谿欲往索替姐踰其足又見謔是以來姐夫

婦旣甚睦無可乘隙第恐之使知想而已從而謝焉乃

去不旬日中和堂又在仙壇西沈氏婦以窮迫縊知其得替

矣是知強外者不盡有定數而和炁生祥戾炁生殃古

語蓋信又知桐乳來巢空穴來風亦不可以無端作謔

捐盜入室

寄龕丙志

卷二

十一

中和堂沈氏婦者母家故小康坐其夫游手無業舉婦
嫁衣裳典鬻殆盡是日詣族人與祭時在暮春之初婦
已衣葛帔爲族所詬慚且忿歸作炊又薪盡浙米釜中
無以熟之遂自縊也下書其夫自佗所歸視釜中飯猶
未成怪之有女甫能言伏牀上啜泣就問其母所在則
云頃有紅衣婦人將阿孃縣梁閒久矣于牀後覺得之
體已冰不可救鄰里皆憐之莫不歸咎其夫余謂遇人
不淑或有前因至索替者見形白晝彰彰若是試舉似
三語據將何詞以解

寶善堂沈氏之祖所建今其後人猶儼以寶善公相傳
堂成未及居一夕大風雷失所在事在乾隆初後有邨
人客西蜀過峨嶠山麓見是宅在山椒堂額儼然惟梁
柱傾敝余字內異事安可量哉

鄞劉蕪蘭孝廉

鳳章

言近修鎮海縣志聞縣城九曲街

有鬼物爲祟遇夜行者必就乞火許之近人則威其燈
因而斃之邑有無賴子習聞之故籠燭經其地果有乞
火者無賴曰吾識汝知汝所爲火不可得也乞火者遂
見緼鬼狀舌下垂及尺無賴哂且挪揄之謂舌猶短鬼
爲所激舌更垂幾及踵無賴先拔利刃一驟脫鞘直前
橫截之儻失所在自是不復幽不審其被刃歟而爲響
歟抑以嚇人之伎窮愧而匿迹歟

寄龕丙志

卷二

七

辛巳閏七月廿三日慈谿晉源錢店夥袁某倒植廁中
外廁斲版圍之列坐處作圓孔徑不過尺不知其何由
入又所衣單袴襪其旁登廁亦無庸不著一絲一時傳
爲異事皆臆測其理趙瑾伯適在志局以爲此君始有
夙業必鬼物誘以幻境俾蛇行就之觀其下體俛露亦
時情事可想而知錢西箴云是則然矣顧其莫不可嚮

邇豈昏于鼻而獨未之間耶余曰管人有寢糞穢而得財者此其習于銅臭臭味固不至鑿池或反因此而趨之未可知也夫不聞溝上有逐臭之夫乎且鬼物既能勾其境而使某樂就之安知其不能化臭腐爲神奇要之此中必有因果則可以深信而不疑

慈谿馮舸舟

可鏞辛亥舉人

言邑諸生王友槐嘗讀書花嶼湖

白龍寺旁有新窰富室某氏少女也王頗聞其生有麗質暇輒徘徊其間時涉遐想或禱以窵詞一夕女竟見形入王書室王見之轉思索得佩刀迎所之遂隱次夕

寄龕丙志

卷二

三

女以眾鬼至僧俗男女紛沓滿室王復拒以刀左右擊刺如中懸絮困劇而仆詰旦門不啟王先以一童自隨至是脫屣入視則青泥塞口鼻僵于地手握刀堅不可壁衾褥及所衣袍袴皆穿穴無尺寸完蓋鬼所引以迎刃者呼主僧相與灌治久之始甦詢得其狀乃早以歸不敢復往是之謂以邪召邪而不知召之易卻之難雖受侮不少而咎由自取于人何尤猶幸其悟而知想拒之也力設開門內之其患當不止此

越俗有所謂關肚仙者能攝逝者魂靈入腹中與生人

對語小說家多有記其事者或冤魂所附或靈鬼凭之
以求倉但與今異其名余曾于親串見女巫爲之語
舍胡不甚可辨聞從問者口中消息鉤距之蓋鼓烝僞
爲者居多偶有挾樟柳人能刺取人家隱事以惑鄉愚
其人多女巫問者亦大率婦人女子故易爲所眩要之
眞者亦半屬邪魅不宜近也慈谿謂之講肚仙費可尊
言驃騎山之陽雙桃畧俗名雙夾有李氏婦擅此術腹容大
鬼一小鬼二大鬼與婦伉儷若夫婦能治病至病人所
視其祟作何狀當由何術禳之如其言頗有驗病家門

寄龕丙志

卷二

四

徑若室中陳設皆能言之不爽小鬼一司攝逝者講肚
仙一能卜未來事信者日眾因之斂財家以小阜有縣
役從索賄不獲擲銀鐺恫喝之二小鬼思而遁惟大鬼
獨畱役旣去大鬼從而冥揆竟算知二鬼所往後僅能
治病矣可尊少時及見李蓋邨巫

余嘗謂病人之將死者多索冥資蓋平時習聞之以爲
是必需之物因之神識渙散而心之所注至死不忍生
人見其如是益深信之輾轉相習甚至偶感寒熱作譫
語亦強半由之不啻爲師巫謀飲食世俗痼敝殊爲可

慨然鬼神之事亦有不可以理推者可尊言辛巳六月
中邨人王氏子忽病熱作鬼語自稱徒輩若干有湖南
人有安徽人生時於充當勇丁游魂飄蕩將歸故鄉乏
資斧求助也適有曾客二省者聞鬼語或湘楚或宣歙
畢肖于是家人焚楮鏹以遣之鬼語又謂此散錢直幾
何不足了吾事須錠金乃成行問貧家何從得此則曰
近在咫尺小靈峰關牒非歟小靈峰關牒固縣人所信
奉者取而焚之病者見眾鬼爭前歡笑執持因謂眾鬼
前此散錢可見還矣鬼曰汝亦太慳嗔吾將以爲零星
用度大笑而去病竟霍然

寄龕丙志

卷二

五

可尊又言己昨館泮墅遇奉化醫者云鄉人有女已字
人崇于五通其家恐爲禍不敢倍視之若婿佗人惟聞
其語言如常人或求見之聞露一手一足惟女見其形
十七八狡童也求其致財物得繭一囊自言術淺不能
攫金欲得金錢須其祖後生一子具體而無骨五通欲
育之亦不敢違有時見其子懸空中益五通提裒之也
數月而塲未幾女嫁五通乃絕

費友溶者可尊五世族祖也曾入猿湖青照山見巖上

有虎驚墜澗中歸而病歿

康熙四十六年事

時已娉同邑周氏

女年甫十五矢志歸費守節姑蔬終身以道光庚戌得旌生時感屬有小兒女驚風及中祟者周至卽瘉歷試不爽久之并能識鬼神情狀注視病人曰是當用尖背或曰是當用扁背尖背謂雞扁背謂鴨蓋用以祀者以己長齋不忍公言殺生故作讒語也如其言無弗效晚年雖里人邀請亦赴其事有似乎巫覡而特爲神諭豈志節堅貞爲鬼物所畏敬而不敢侮邪

山陰陳某爲慈谿令司會計有妾曰阿秀衛輝人也不

寄龕丙志

卷二

六

得于大婦攜之幕次腐居署前一年所秀性淫佚乘陳歸里將席捲所有借惡少遁或怵以陳在縣幕力能追討事且敗秀因寄資佗所身赴謫于太守自稱中州世家女故夫爲武弁遺產案千金爲陳所誘遷賄與俱南今所齋爲陳耗盡且將鬻之因號泣搶地歐血盈握蓋秀故有是疾會其舉發也太守極明察至是不能不爲所動然陳寔以錢七十千購之返梁青樓中身契猶存爲之媒合者會稽沈某小臬部人也時中州及山陝大旱三省人鬻子女者比比直極廉沈販幼女居奇貨將

以南返苦關津不易度必有挈眷屬者附之以杜譏察
故憊憊陳納秀與俱南其身契則沈列名焉事發陳以
樸訥邀沈就質且呈其契太守既見前狀憐秀終不直
陳責陳幽五百金資遣秀沈反覆爲申辯則掌其煩讞
定矣秀之赴府惡少思累避去寄資者亦挾其資遁于
時秀寓官飯店蓋客寓近官署以居有象山人乙與比
屋居乙素猥薄秀又幽身歧路邂逅適願遂同寢處爲
秀設策秀約事定委身焉已而謝乙謂所以負陳者以
有大婦故聞君亦自有婦前諾所不能踐乙惑之甚請

寄龕丙志

卷二

七

幽其妻而以爲適室秀窮于詞漫磨之寔則與鄞縣司
會計者丙成新相知託詞卻乙而乙未悟也歸而鬻其
妻返詣秀則秀方與丙挑鏡同格酌乙不能平徑前致
詰責丙大怒謂何物么磨敢唐突令君客是宜繫之赴
官官飯店者役于官丙所得而頤指者也飛索縋乙紡
之柱秀欲絕乙且媚丙騰身批乙頰數其矣而詈之它
客有知乙兄甲傭于郡大紳童氏者謂是不可陵藉乃
縱乙乙既娶其妻而秀又中變且見辱忿而赴水从甲
間控于縣不理控于府童亦以爲言然乙寔輕生自从

無償法太守乃檄縣責丙出埋葬錢畀甲寢其事以秀
屬中州人之宦甬者俾送之歸有諭其本末者爲余言
陳宜畧資斧者也沈罪可至殊从薄責未足蔽其辜之
爲人妾設策訟家長甚至忍以外遇鬻結髮婦卒之鬻
臂之盟覆手成雨以身殉之而莫哀其死于此見天報
之不爽豪髮而又近枉巨算也丙則偶染及之亦失所
棲止尤物之不可近吾聞棠妻矣乃今見之畜外婦者
尙慎旃

甘泉縣吏王某性廉靜能處約數斷炊口不言貧子然

寄龕丙志

卷二

六

一身常爲高旻寺僧寫經以自給非應官外人罕見其
面辛巳清明以事赴邵伯鎮坵客舟行抵六牖口風大
作上流一豆船斷纜直下衝所坵舟碎之王攀別舟得
生見同舟幼僮出沒風濤中王先已詢得僮家有孀母
而無兄弟哀之急出行橐泮銀三圓募小船拯之叵何
又以事渡瓜洲口舟覆飄泊水面忽岸上有人大呼幽
重資拯王至一鋪已瀕于死視其人卽六牖口所拯僮
也鋪爲僮舅所設招僮習業至甫二日諺云公門中好
修行王之兩遭水厄而不一不足異所異者後之得生

節曲于前此所拯之人則不得謂非天報

丙子頴川君家世業釀行京師仲鯁鍾氏紹酒名都下所謂湧金樓者也外王父佩裳先生嘗北行顧羸車經山東某縣車夫老翁也自言明日當過其家欲屈客枉存先生故道長無所難詰旦就車則已以一少年代之鞞鞭行三十餘里抵大邨落老翁者冠禪襖服白鷗祇候里門及其家衣冠數輩肅客升堂詢知皆翁子姪行於在庠者堂上燒巨燭如椽列筵具伎樂揖客上坐酒炙紛陳備極殷渥蓋是日爲翁六十初度翁故嘗以川

寄龕丙志

卷二

九

楚軍事敘勞郡倅僭耆惠少好游土俗又以御爲執事此行偶作遊戲非以爲業也先生肅然改容禮之賓主酬醕極歡劇飲信宿猶固畱舜以所業有程期乃珍重而別卽以前少年送之京先生旣歸常爲外父息巢先生言之且云幸生平經歷多未嘗傲物得不失禮于此翁否則汗顏無地矣戊辰計車瀕發外父舉以見告謂少年輕薄態固無庸爲倩慮第風塵物色恐有所不至贈言及此願隨時畱意而已余至今銘之于心近聞有公車遺盃益于路詰責車子甚苦車子言此亦易事第

須枉道取償寒舍姑從之至則連雲甲第廝僕盈門曲
所有藝銅盞具不下數十事於有以精銀爲之者曰任
客自擇所留客始聘貽謝不敢有所取然後知入世不
可以無閱歷

鈕玉樵觚賸引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第一
唐李迪爲畱守歲遣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
姚黃魏紫數朵因言項城去洛不五百里訪所謂姚魏
者宋焉無聞佳種固不易得也余嘗再至洛陽皆不及
花時未知近更何如芙疇舒文爲言宰洛時同年王吉

寄龕丙志

卷二

二

雲中丞

諱履謙先太夫人族弟也

防河駐節值花開爲致百餘種黃

者二本墨牡丹亦二本皆僅見者後以志事至慈谿開
局慈湖書院其西寥寥庵有牡丹一叢淺絳色帶葩也
特花齡歲常數百朵馮舸月云同治丁卯花開尤盛且
有一朵化爲黃色映朝旭有光如鑄精金是年秋試邑
中登薦者得二十人爲自來所未有

古夫于亭榭錄以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庾亮何勞憺
薤根謂三九二十七乃杲之事與元規何涉怪張誤用
而居仁無辨證按晉書庾亮傳亮見陶侃噉薤因畱白

傑問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傑爾歎云非惟風流兼
有爲政之寔張正用此致爲明顯渙泮不立不見晉書
且非之與薤較然二種何用牽合詞章攷据原不必兼
擅其長此則失之倉睫抑書成晚歲記功固應減退然
亦可見著書之不易矣特庾令此節則幸于得生由竹
頭木屑揣摩以爲迎合可置之甚贊云下拜長沙有慙
忠益非史臣曲詆也

學作試帖必自初入塾時日課屬對始自一字至七字
以次遞加旣諧平仄而後講求工整能成句矣又分拈

寄龕內志

卷二

三

兩題試令各以一句帖之題則不拘雅俗拉櫟擬寫多
多益善作鬪并置一器隨手拈取必順前後分上下句
雖絕不相稱必配合停勻作成一聯久之心靈手敏以
作試帖極瑣碎題自能搏捏偶檢舊書得一紙有七言
三聯猶乙丑讀書娛園及秦秋伊陶子縝戲作者雕蟲
伎尔念故人宿艸志之以寫前塵豆花鬼雄云秋到短
籬鳴蟋蟀夜來高翫臥麒麟虎醉漢云負嶠有日逢馮
婦罵坐無端遇灌夫宰相蛇云金甌早貯蒼生雨寶劍
曾櫻赤帝鋒鋒俗風古人有此對法偶效之卽以字義

論雖不甚工虛寔尚未爲大失云

越城收復之始設兵米局

勸輸以助軍餉者

于北鄉袍瀆郝臧

可園大令

均之曾知山陰縣

主之聘從兄月湖佐理案牘尖嘴

高三者嘗役于臧其爲暴不如丁阿齊之甚

見前志

無人

舉發故仍役于臧何以疫外瀕外自言冥司以大石

磨糜其軀揚之俾作蟲嗣是高當直所居室特多蟲皆

目爲高化身其生平隱慝可知矣月湖有詩云乍蛻皮

曩骨未灰居然六道有輪迴蠅飛認取身千百尖嘴高

三劇可哀紀寔也月湖能詩不多作作亦不自收拾嘗

寄龕丙志

卷二

五

云古來名集并牛充棟其若存若沒者更不知凡幾豈

尙有遺唾可拾葢不爲無見余所及聞可憫者惟娛園

五古一首

已收入潘學士師浙江輜軒續錄

并此而已

男仁述繕寫從孫家鶴校字

寄龕丙志卷三

宛委山民

陶仲彝

在銘

言在江蘇讞局治通州王萬順獄爰書所

手定也萬順以亾賴與兄萬方別居暱陸子方婦罄所分以畀之不足欲鬻公屋不可得取萬方財物又爲萬方妻朱所持畜怨久嘗助陸拔所蘊蒜言及仇兄嫂將殺之而火其居會萬方來約陸同赴市鬻蒜路遠向夕未歸朱疑萬方亦暱陸婦宿其家就瞞之遇萬順觸前忿拾枯木逆擊朱立斃繫巨石沈之河遂往火萬方屋

寄龕丙志

卷三

一

萬方已歸睡且熟及其子女亾人杖焚外明日鄰里檢燼中骨殖不見朱骸皆疑不能明其戚蔣翁于眾中爲禱天求顯示忽震雷起暉空朱屍帶后起植立于河陸婦急招萬順謀撈取密瘞之萬順愾所著新袴不冝涉水陸婦取子方舊袴爲之易于是有佃者就河瀕遺矢見之呼鄰右擒二人并得屍以告官遂論糜萬順陸婦發披甲人爲奴或權其后重三十六斤屍能帶之起立雷作又無纖雲異事也足知窮凶極惡理無幸免

朱梅邨

秉鈞

治錢穀于慈谿縣幕與相知爲余言向在

曠幕嘗兼理刑名有獲竊盜送案者贓洋銀六百餘圓
僅存其半荆求餘贓指稱寄鄉人丙家逮丙嚴梏之不
承疑其被誣失主堅執不能釋佗日復訊而盜逸于途
丙更不能釋矣踰年主者謝事梅邨亦佗就異時由台
州還越過其地舟子歷言縣官得失遂訪以所主官聲
曰好官也愴治某盜獄累丙言之可爲酸鼻蓋丙故良
農家亦溫飽有母及兄甲乙甲乙怵已娶甲有子矣一
家雍睦無閒言前盜嘗款門求宿丙諭其亾賴拒不納
由是挾怨誣之丙既就獄甲乙爲料理官事罄所有費

寄龕丙志

卷三

二

猶不給甲將鬻婦以繼之曰是有子矣乙曰嫂行誰撫
吾姪不如鬻己婦無所曲無可戀也其母先已爲丙內
僮養媳至是慨然請行曰二伯夫婦皆已正名獨我未
成爲婦不如鬻我甲乙皆不可曰弟已橫罹无妄災何
忍又去其婦相持久之卒以母命鬻僮養媳然其獄猶
未解也梅邨爲之慘然至今恨恨因是而思是農家者
孝友可格天地乃無端邁禍入陷阱而莫爲之援南面
者曾不能照及覆盆之下合長豈易爲哉

浙江三大案慈谿居其一蓋嘉慶己卯庚辰閒事在

山北陳梅泉同年

錦榮

所居鄉也知其詳爲余言陳湧

金者富而恠次子美新婦樂氏狡黠善迎合得翁意躡
主內政長子婦邱孀居有女曰愔雲已及笄米鹽外不
能名一錢母女以十指自給購鍼綫及刺繡成鬻之有
備效奔走閒分其贏爲犒衷坦白不以爲嫌妯娌苑枯
則不能無閒言樂因構于翁謂迹涉瓜李湧金信之會
邱疾賂醫斃以藥愔雲微聞其謀痛母不得其死哭母
多愆憤語時已字同縣洪氏婚有日矣樂又構女不貞
而孕先是湧金商維揚暱少尼訂嫁娶而背之尼自經
寄龕丙志

卷三

三

臥凸何湧金寢尼來而愔雲生固疑爲尼後身將敗其
家瞽以報怨故入樂譖不復察愔雲有舅方以家貧告
貸未應從而招致之謂若甥不貞必殺之能助我者給
若所需遂莫縊愔雲臥卽夕艸艸棺殮顧二人昇而投
之江以女暴猝赴洪氏洪固有所聞疑女臥有佗故其
夕臆女自言強臥狀會有邨婦先傭于陳見女臥不平
之見席至是詣洪求爲傭因爲洪備言所見且及其母
之冤疑翁于樂有染礙于母女故以次斃之不然不宐
若是其忍洪則據以誦于縣縣令王君紹台循吏也以

事關倫理情罪重大持不發而詢諸其鄉之紳耆僉曰
湧金素謹愿不宐有內亂事遂不直洪洪控之府知府
事者姚公令俞籍松江陳鄉人或居藥其地善姚封翁
語及之封翁郵示公故錄洪詞親鞫焉方二人之梟棺
投之江也及江瀕天曙渙者集矣思而委之塘下叢芻
漠求得之并請于公開諭女寔貞體繩猶在頸尺木楔
其口貫手頤公爲惻然讞遂定湧金繫于獄樂坐斬美
新未與其謀以前此對簿不首寔坐絞王令亦遣戍樂
臨刑自言邱母女以我外固當第坐以禽獸行所
寄寵丙志

卷二

四

不甘然則謂湧金下報殆非也余則謂樂以微隙繫邱
而污孀節以愆仇構女而曠女貞其罪豈止致二人于
外幽尔者反尔蓋亦天道若湧金者負心于前乃至冤
魂入牕不自怨艾以讖前誓覆用殘忍以杜後患詎知
怨逾結逾深毒逾蘊逾酷卒之身填牢戶外披惡名僅
如所慮固不足以蔽其辜獨惜王君知獄成丞報當有
兩人殊外過于矜慎而不能照及外者之被誣以雪庶
女之冤以茲獲戾咎亦難辭是故救生不救外未始非
仁人之用心而究無當于行仁之術

海門常鎮曹施氏與其地質庫車夫有染常常來往不避嫌後爲子娶于兪命之曰車夫曰老娘舅兪貞而烈不善姑所爲不禮老娘舅施銜之而未發老娘舅者時以東人子及夥友就施合博局意在兪也或餌施欲犯兪兪矢志不可奪遂發怒施母子及老娘舅同力斃之僞爲兪自縊者賄保甲視棺殮以明無佗兪有父貧而慙勿敢校旣殮加釘有黑烝曲自棺蜿蜒南去眾皆見而賊之兪有叔父在上海是夕寢女浴血言狀亟歸告官請開棺檢驗官難之眾人皆言殮時異因開諗則傷徧體多致命者于體加楔尺許尤慘酷乃捕施母子及老娘舅鞠得寔而不得餌施者主名妄指徽人甲亦質庫夥以其方還家無可質姑以枝梧云尔甲乃適自徽來遂執以成讞甲以事在己歸後質庫設餞及支薪米治裝皆有籍可稽毅然就質徽人之在海門者亦皆有甲來去贈遺及寄書日月合詞爲申雪官以有所回護不容置辯而老娘舅者初審後卽舛于獄則質庫中人以計斃之以滅口也未幾施母子亦相繼殞舛兪題旌而舍胡結案甲淹禁經年諸夥以累之有因爲上下

行賕以免費貳數千金東人徽巨紳也按籍記官幕皆有分發其事官坐黜有錄不殆舉前非謂與人論也泰興有鬻其孀居子婦者婦父與聞之分其娉幣而未厯婦與後夫則旣成婚矣其父謀之訟師以翁逼嫁後夫謀娶告仁和張君興詩知縣事廉得其情席去之訟師又甚其父毒女外而以濫刑誣節致節婦憤激輕生控于上官蓋張諭知婦于後夫業相安順父指妄言被劫強姦會掌其頰二十張聞者及幕客反賂婦父寢其事會有某生以告貸不應衙張書其事如訟師所誣託于表敷節烈鏤版行之張急介所知購以兼金燬其版而先印行者已散布省會督部委員密訪適遇婦父黨遂寔其事張得罪而婦以烈旌業昧受罰父計受言婦泰州有伯仲同居者仲病篤慮家貧婦少必不能守志己及伯址無子而伯方鰥居必當再娶以延後嗣不如以婦侍伯爲兩得蓋兄弟皆粗材罔知倫理故仲有亂命而伯及婦皆諾之比仲外伯將申前議婦忽中變則以新與近邨染肆夥有私不欲事伯非能明人倫也伯無如之何謀于所親鬻婦而以其娉幣別娶有徽商媒

得之載以行舟過染肆婦識爲所歡者居大聲呼救夥
間立集鄰里篡取之鳴于官州牧劉適奉督部檄嚴治
掠賣孀婦訖然受詞不及拘被告質訊卽日申詳而以
錢十千賞染肆夥比伯瀝情誦前事且發夥姦狀眾證
腐鑿乃大憐亟以寔檢舉而督部牒已下三人皆論決
益大憐力請平反則嚴檄申飭大指謂初詳明哲豪無
疑義繼乃宛轉申救前後反覆豈以事關三命欲行婦
人之仁邪假令果有冤抑冥誅陽譴余獨當之促卽處
決伯及媒者及徽商皆就戮未一年婦外不十日夥外

寄龕丙志

卷三

七

劉亦病物以上三事余友慈谿俞筱雲

斯璜

客江北時

皆所目擊爲余言之輒憤憤余謂張劉二君未嘗有所
私也而張失之選悞劉失之鹵莽一則明知是非倒置
非直不能力持且身爲人劫而卒不得免一則明知倉
卒致誤不敢有所回護乃人外由我而卒不能救然則
自處不可以無剛而處事不可以不慎也若海門承者
有所徇不能無所枉更不容同年而語矣

日申詳而以
泰興后榮松女適華有章夫憎其貧不以爲婦姑張行
穢而性悍尤虐遇之餒甚至以豕食充飢腸凡二年女

事張加謹終不能回其意一夕偶失足傾燈油張握女髮毒毆之女自禿其髮得脫疾趨匿翁室張踵至以擔水杖逆擊破其額血泉涌暈絕翁學曾憐之制于張不敢庇也有章寢外舍聞之亦不以爲意將俟其外棄之江夜半女蘇自念無生理忍痛啟後扉而逸努力至江都境移花庵夙聞尼有戒行告所苦求披鬚焉事在道光庚寅八月庵去家且七十餘里故無知之者華氏失女徧覓親串家不得意其負重傷不能遠涉始投江外矣然慮女家不甘計先發而訟以誘匿女父亦以生外

寄寵丙志

卷三

八

不明誦一時人言籍籍皆謂女被毆外而棄厥于江縣令鄞鋤余李君震集兩造研訊見木杖及華室血蹟知張酷虐頗以人言爲然然定讞必得夙募習水者泅而求之越二日勿得有耆民徐姓者越眾前曰是不可得也小人昨經移花庵有少尼酷類石氏女見小人倉皇走避始未外也如其言得女杖痕在額猶未平獄遂解兩家竝以女故苦訟累不願引之歸女亦求自拔苦惱竟依佛門以終初李以獄疑禱城隍神繆神示以盆花十餘更迭徙置之又縣一屋字花下覺而自解曰花之

字古作華屋之字爲尸下至華家夙其至矣迨女至并
悟庵名亦示于牖中也慈谿錢香陬先生濱時以荆名

佐縣幕手理其牘記之藏于家余從先生從子瑁圃見
其稟按晉書隱逸傳郭瑀籛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歎

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是前人已
有此解然李君以解此籛則未腐尸者人之或體直是
人至尔

嚴懷白大令思忠同歲生陶子縝房師也同治中宰嵯

爲龐阿新所戕一妾一女殉焉傳聞多有異同後于朱

寄龕內志

卷三

九

構邨得其詳新天台人業鬻工從其父設鋪于嵯是有
心疾嘗齋一鏡一刀見人徧照之曰都非是或詰之則
曰吾將殺二心人已而漸瘳其父以事將歸里恐其疾
作猶屬其徒謹備之是夕又持刀欲殺人徒奪得刀促
上樓而閉之二鼓樓上火徒倉皇呼救新乘閒跳身幽
遂入署先是縣署大門石檻無故中斷嚴精六王謂主
署中人有強劫者其幕客好狎邪游因切戒之人定卽
嚴扃其門客知自愛爲簡幽賦獲輩所不能遵常踰後
垣夜幽久之成闕而嚴未及知是夕新由之曲曲抵寢

室中隔一門適忘鍵寢五楹嚴及妾居西頭女居東頭
女傭居南稍新入逕就嚴牀所嚴及妾嚴大呼女披衣
起新迎所女傷復返所嚴女忍痛趨父所新又連所之
女傭二人伏牀下不敢出其一人赴救亦被傷天向曙
矣新則攜縣印及洋銀二百圍褫女衣被之而出舞且
呼于路曰余殺知縣且作大官于是店舍皆開戶遂羣
執之置之獄亟聞于府府委員星馳攝縣篆構邨寔與
偕親見寢室血肉狼藉女面被刃尤多齒牙迸落滿地
慘不忍睹太守繼至就鞫新疾若失自言先有頭陀拊
之鋪之火及入署加刃諸人皆頭陀教之今則不知所
之有知其故者云嚴先宰新昌曾以立枷斃一頭陀并
杖外其徒數人謂是教匪始寃獄其鬼爲厲也又幕客
艸文書當云防廳譌書廳作廳艸稟猶在案亦先兆新
所言二心人則應在嚴名云

甲申六月二日黎明臬部鎮點心店主獲一小媪業毒
撻之其婦尚謂不足以懲教其夫紡之柱末胡椒煮酢
灌之其鄰人乘閒縱之去婦又促夫追獲之卒灌盡一
器媪遂大呼腹痛而死先是有急足友過陶堰見是人

趁其燈行至樊江嶽廟間後有聲甚厲疑其躡而什回顧則是人故植立其後彷彿有黑影因坐路旁竅其過審爲紫識業履者方以好博爲主人所逐亦不意其爲穿窬也及急足公事畢返自城過皋部是人已挺臥于市因爲市人言之皆知其外曾別有因果爲鬼物所癡然點心店竟以是戚其家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以牝雞之晨而逞蠶螫之毒雖施之宵小猶尙有害用婦言者其傲諸

慈谿何東橋同年

啟綬

言邑東鄉有陷于局賭而服鴟

寄龕丙志

卷二

七

月以夙者其婦就女巫講肚仙鬼至婦咎其夙于餌之愚而恨己之不能爲報怨鬼云往事業已無奈何咎亦奚益怨則余必自報之勿憾憾也亾何設局者忽患心痛聞人言鴟片可瘳購致生嚼之且嚼且俛使嚼竟痛止而兵絕講肚仙甬俗所尙見前志蓋閒有可信者

壬午夏慈谿有徐氏子以癩癩錮于家會嫁妹家人偶疏防而逸闖入鄰邨周氏室兩月前周適失竊直二百金求盜未得疑而縛之橫施撻楚徐瞠目不能出一語益以爲眞盜撻至垂斃旱而棄之河瀕徐家人蹤迹得

其夙以告官周氏媪年已七十矣家惟孤孫三人皆幼
稚無可爲計遂服鴆片以夙先是有僮爲周碾穀媪以
小故毒詈之忿而輕生亦夙于鴆片計其年正徐氏子
生之歲皆曰徐殆僮後身報夙怨也余謂周不疑竊而
逞一時之忿則徐不夙徐不夙則媪亦無夙法雖有夙
怨何以得報至于竊盜罪不至夙卽臨時捕得鑿然無
疑業已弭首就鞫尚不容援格殺勿論之律而擅繫之
況妄疑平人而虐之至夙以王法論獨不當償命乎媪
之夙雖謂之自取也可然徐之賈然而來正值周被竊
之後授以可疑之迹加之茫然不能自白以至于夙而
徐之生以僮夙之年媪之夙卽僮夙之毒雖謂之因果
亦宜

武林大賈胡光墉之敗其司事慈谿宓本常服鴆片夙
人皆憐之已而聞諸陳梅泉蓋有因果焉先是宓友陳
某爲胡所信任介以引進胡亦信任之則思什陳而代
其處陳有妾伎也宓蠱而私之與謀毒陳歟遂佔伎而
代陳主胡氏上海諸業或疑其迹莫敢發也上海通泉
錢店亦胡業宓總其事胡之將敗陳書見焉皆以爲胡

寢之徵宓心知冤對在己遁歸甬遇陳弟亦胡氏夥友
宓則就之搏頰乞緩頰見者訝之以爲爲胡氏則陳弟
才干不能有所幹旋且同舟其濟卽其力能援手說無
坐視何用爲此態雖陳弟亦茫然不解所謂而不知其
有心病焉

慈谿張本初爲同縣尹紫芳主會計于南通州同治甲
子有銀二千兩及棉花若干將部領回甬東先是金陵
朱百川以精工星聞謂本初是年三月有訟累至四月
大凶不可言及期果以它事牽連涉訟乃大愆時通州

寄龕丙志

卷三

三

海面多盜逆意其應將在被劫乃以四月十八日顧飛
鷹火輪船以行火輪船者海盜所畏而不敢犯以爲慮
之周矣行甫十許里忽旣管迸裂金鐵橫滌西人二水
手十四及本初皆重傷船焚且盡無所逃有漁舟在數
里外呼救苦風逆不得近本初匍匐禱天后遂反風瞬
息而至于得免十四人者卒相繼以傷歿又九日本
初亦創劇而絕恍惚至一所以是城隍廟神作本朝服
色南面坐十四人者爭前乞償命張言船非己業十四
人僮于船亦不由己且管裂咎在駕船者失法我因之

譽東人貲方恨無以對所主將取償于船主何以反索命于我神領之諭十四人以張無償法且按籍張年壽亦未盡不如使還陽世歸若曹骨而酬以冥貲十四人於許諾張言歸若曹骨甚願不知其里居姓氏柰何神卽書一紙示之鄞人二定海人十二且曰中國火輪船有曰拖雞豹者陳阿福在甚船可就問也遂蘇外已經日矣棺衾未具故未殮愾十四人名歷歷在目適其弟至俾大市錫箔焚之訪陳阿福果有其人十四人者皆福所荐備知其家所在爲各附客船以歸初百川亦嘗

寄龕丙志

卷三

十四

爲紫芳論五星至四十一後無所言是年紫芳適四十一歲間本初遇禍卽自縊紫芳爲余同年秋雪舍人

焚

從兄弟余嘗聞之秋雪壬午五月之望本初來志扇

又親爲余言其詳益信鬼神爲必有而星命亦有時而可凭本初又言十四人者先已棺殮姓氏里居雖莫不知何者爲某骸則爲闔及木牌各十四就其棺禱而拈鬪得甲則釘甲牌得乙則釘乙牌不能必其無誤然亦無可如何而幽此鬼既有靈或能自主之矣

同縣馬幼翁

廣良

言內姪何仲椒有耳行于臬部鎮則

水牌某甲米鋪所與交易者也曾有少尼就糴與相誑
甲妻妬之乘甲亡出往詈尼反爲所誚忿而歸甲猶未
返遂自經于樓樓與乙鄰隔以板壁乙適在樓間甲樓
有聲甚厲闕之隙見婦與縊鬼相持亟踰壁穿奔拯之
鬼持婦誑急乙無可爲計倉卒以臂捍鬼所引繩繩驟
束痛不可忍甲妻則顛閣其儻已昏不知人遂狂呼樓
下人集鬼及繩條失所在而婦得蘇乙視其儻青黑如
約釧月餘始復故乙并言縊鬼狀貌服色與劇場所扮
演豪髮無異然則柙爲黎園砌未者其亦嘗得之目擊

寄龕丙志

卷三

五

平

慈谿俞筱雲

斯瑞

言表市裘蒼渠嘗延鎮海謝某主家

塾有坵學生與師宿同室一備宿耳房坵學生忽寤老

人促之起曰師縊矣時八月中旬天氣猶燠窗未下月

光滿室果見師懸楹間急哀持其足呼傭某解之生年

甫十区皆壯其膽師既得拯究其所以就縊云有八子

相繼妖僅老夫妻並六十餘抑鬱不自聊而凶此案上

有手書遺其家言輕生由怨命主人禮遇甚優戒勿累

之己而生所知來慰因言君誠感主人至畱書戒勿累

抑知事雖明白終不能無妄費邪師無以奮明日裘具終歲脩脯送之歸或曰裘幾以延師受累賴有老人示謬學生抹之老人者始裘先祖歟余謂幸生有膽尔尋常學子且蒙被震齒不敢挾首果然則老人亦決不示之謬此生信不凡惜彼雲不能舉其名無由訪之而諗其異日之所成何如

俞彼雲又言鄞董樵孫太守

學履

官刑部時治一獄未

得明白淡以爲憾蓋孀婦以從子爲嗣子成僮婦未艾以旣正母子之名同室不爲嫌一日忽閉關不出家惟一僮宿外室怪之集鄰里排闥入其寢闈無人寢之後有空院戶半開從而闖之則兩夙席葦箔抵足裸臥以長繩各繫一端于頸灼然生前自縊無它傷院垣完好又絕無外人從入之蹟無可推鞠惟刑求其傭掠幾夙不承卒縣爲疑獄事在咸豐中

葉秋生

鴻基

世居慈北爲葆廉同年

金函

子言壬午春

家居忽見怪異種種甚至坐下作驟雨聲水集如溝渠不勝其擾投牒城隍神明曰鄰人有作反牌頭者

此僞越亦

育之蓋生人

之役于冥者至其家曰君昨牒神簽四役就審知爲它

寄龕丙志

卷二

六

鄉游魂經此求酒會無大咎行歐之去余其一也後遂
靜謐如其言葆廉世爲慈谿富室性坦白好飲有豪氣
甬多伎舍暇輒從之取醉而未嘗有所染嘗飲伎阿東
家東方不得于假母涕泣求從良需身價五百金葆廉
慨然如其數爲脫籍東將從之歸笑曰余何愛于汝余
家亦無容汝處任汝自求可佞者以去余生平行蹟多
類此後及一妻一妾張飲于家忽銜楮而逝一家恇擾
爲營醫禱史巫紛若則又蘇自言頃城隍神邀飲邂逅
成知己欲聘余入幕府余已應之恐若曹未及知暫歸
語若曹勿悲余不返矣遂絕年甫四十余于時距其家
遇崇僅十餘年前此城隍神已遷調否葆廉尙在幕中
否憎死脾頭不能言也

常熟鄒芷汀

文沅

嘗宰慈谿云間之老胥嘉道閒天師

府有文書封遞慈谿外署牒縣城隍前令因飭禮房吏
齋赴廟焚之吏欲視其作何等語發其封僅縑紙尺許
無一字仍封而焚之亦不敢以告人叵何天師重牒縣
令云某吏有罪宜決杖四十令不知所謂引吏前示以
牒吏伏地請受杖因言其故余嘗謂省府州縣有城隍

猶人世之有督撫守令列在祀典決非無謂前志汝州登封密雲諸靈蹟尤昭昭也第蠹胥猾吏私啟官書蓋其長伎閒有事關機密舉發伏辜亦不能殺一而懲百安得皆有若天師者監察之俾無倖免哉

陳秋舫

華漢

午亭先生子與余同案入會稽縣學嘗以

荆名佐蘇州讞局言辛巳十一月長洲元和學宮

按江南通

志明嘉靖十八年遷福甯寺爲長洲學宮國朝雍正十四年分置元和縣以長洲訓導理元和學事今猶在故地極閩大成殿災殿非祭祀重重鏤闕人迹所不到

天灾也學前有貨菽乳者是日蚤起望見殿甍有若螢

寄龕丙志

卷三

七

火飛集條東條西閃爍晨光熹微中疑俗所云神燈者方駭矚而煙爛陡上矣居民猶未起不及救護殿燬而兩廡及餘屋皆亾悲尋常灾餘木植必有若炭者或木心猶存本質此獨灰盡尤以爲異余謂此木中之火經冬中燥烈而生鼓以稜風因而成灾火正自木心發故一焚無餘初若螢火則已激射有形遠觀未諗尔

王子獻編修

繼香

言郡中曾來一術士不知何許人能

一見知人姓名及陰事多奇諗無識者皆驚以爲神忽至平水農家言其室有藏金在十丈下能與瓜分當指

其處農與成約撤屋發之僅得古銅一片術士大窘惟
連俾汝家無福倉皇遁去是家不凶二年家口傷凶略
盡有知之者謂其屋舊有怪銅所以厭也是之謂求福
而得禍可爲妄希非分者戒亦可爲輕信術士者戒
孫紹堂大令繼祖會稽孫端邨人余初與同名因其已
住且同籍爲改今名
官臺灣時取石于山得天然梅花一枝後又得牡丹一
叢花葉丹碧分明如瓊纈牡丹爲閩藩某公索去梅花
攜歸越有見之者山海經開明有文玉樹郭注云五彩
玉樹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

寄龕丙志

卷二

七

二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卽其類也故知造
物之奇古今常有

錢梅溪履園叢話載濟南酒店名者居義取近悅遠
來以爲笑枋光緒丙子余客密雲白龍潭所經游也其
上有三然亭是年春文山侍郎公崇綺奉命致祭

縣令趙心笙同年寔陪祀侍郎見題牘未解以問趙趙
亦不能奮因舉似余余曰是在孟子三然者油然而沛然
淳然尔趙撫掌俛絕還叩余何由得之余曰君不見潭
后大書淡刻則靈潭三字邪是幽一手固不難一見而

決

錢寧卿

綸書

瑁圍第及兄也以巡檢需次粵垣言同官

某多劣蹟藩使將舉劾已削牘某偵知之會新督至某先謁藩使故失手輒其茗盃卽詣督轅涕泣自陳家貧親老以卑官爲養今不謹頓藩使茗盃必見罪末秩不足愴所痛者老母殘年凍餒風燭不保尅督部溫語慰之曰此細事何至是果不見容者余必爲若解勿憂也某因搏頰俯謝而幽亾何藩使果以白簡上督部入前說竟力持不行反以藩使爲量小知其事者皆多其譎

寄龕丙志

卷三

三

智然用心亦苦矣孰若以此智慮盡力于職事而慎守官方便無劣蹟之可劾不且寢寐安愉身心俱泰哉秀水沈廷瑞字東瑜晚號東畬世居濮院幼失怙以貧故棄儒而賈事孀母嚴以孝聞幽必告反必面兄弟三人夕必篝燈團坐終其身如一日暇則力學不輟老幼不衣紈綺乾隆丁未卒年七十有六命續像曰我布衣也毋加頂戴蓋獨行傳中人也著東畬櫟記一帙皆濮院遺聞軼事曾孫諸生濤因作幽湖百詠濤子中書梓加注合刻之記注皆明達無俗筆詩亦有致三世勤于

鄉居學故彙成一編雖篇帙無多可稱完善足備里乘
一種傳作濤號葦汀梓號北山

幼聞綢有名濮院者知爲地名而不知地之所以名東
畚櫟記云宋以前止一艸市特多梧桐故名梧桐鄉高
宗南渡曲阜濮鳳尙德陽公主以附馬都尉扈蹕過之
曰鳳凰非梧桐不棲遂卜居鳳孫吏部侍郎一之號斗
南以援立理宗承寵賜第曰濮院舊有石坊曰濮院坊
有二銀杏猶鳳手植百詠自注云南宋淳熙以後濮氏
始營蠶織明隆萬閒濮綢製益工遂著于天下鳳一之
寄龕丙志 卷三 三

事未知所本意故老流傳當非嚮壁虛造生平未解爲
之一快又云兩經相接處曰過接綢價較賤鎮人娶婦
多買此作襖袴名曰和合綢

櫟記又云桐鄉馮景夏字伯陽康熙癸酉舉人任州縣
有能聲已罷官雍正初起爲蘇松常鎮太督糧道絕吏
胥浮收弊製小口斛上于 朝用其式鑄斛十有一一
存部餘頒發各省盡一改造民甚德之稱爲馮斛卽吾
郡桑花斛也梓注云當年較準斛制之官一姓桑一姓
花幼聞父老云曾見舊斛鐵烙監督官銜名有之按桑

花斛三字前此未聞傳之久遠足備詞章家麗藻

吾越求子息及孕婦祈佑于神有所謂子母娘娘者女
像三尊坐凡廟宇皆有之或燦兒童戲嬉于其壁謂
之百子堂世俗因指中坐爲閭室太姒尙有義可附其
左右爲催生衛生之神則無其人以寔之殊不倫矣百
詠注云在鎮者爲唐七相公三女皆終身不嫁以養父
母世稱三太君在新陸者獨一像稱保嬰睚母爲金萬
鑑朝奉妻沈夫人湖州府志則引宋文及翁協順廟碑
云是兵馬都監陸圭三女又別具一說以爲此類皆不
可徵信有如寡嗣難產祈禱亦人情之常尙不在淫祠
之列作偶像以寄所向無不可者正無煩攷證爲也
唐棲痧藥吾浙土物之有名者往時亦未知其詳唐棲
志云先有龐彝芳者得禁方曰紫金錠遵法修合模範
精巧凡觸四時不正之炁腹痛嘔吐眩悶欲絕投發許
卽蘇誠金丹也後姚孟胡於得其傳姚孟修合尤精細
入神更製圭黍細粒宛似紫金尤稱神效遠及海外無
不珍佩然近祇知有姚致和而孟氏胡氏無聞焉無論
彝芳矣志爲同年王同伯同所作成于光緒己丑時方

主講唐棲之棲溪講舍書凡二十卷梓成以寄余具有
條理與東畚櫟記巖簡不同其可傳一也痧字不見字
書俗以名暍疾止宜作沙以通用久欲人易識故仍之

寄龍內志

卷三

重

王龍內志之對其書男仁述繕寫從孫家鶴校字

寄龕丙志卷四

宛委山民

會稽臯部鎮以雙日爲市面河廣里許土人謂之市大湖乾隆間宗人上墓歸途經此忽風雨晝晦一行十數舟皆掀舞如葉舟中人無不驚眩失魄先大父義烏公尙幼居後倉獨神識湛然見一龍垂尾由所乘舟後吸水上尾墨色正圓如吐步魚公晚年猶爲孫曾輩言之且云見龍取水多矣未有如是之親切者

余與修慈谿縣志開局慈湖書院所居曰會心處寔面

寄龕丙志

卷四

一

湖夜靜常聞撥刺聲與城櫓相應或晝日俛檻觀魚躍金色鯉極多率長一二尺甲光映日晶熒耀目致可樂也母霖雨山水暴集湖東偏有硯洩之土人爭施罟取魚案案貫柳種類甚懸嘗有二大魚順流近禊渙者得其一權之重六十餘斤又有得縮項鰻逾十餘斤者館人爲言先是十許年會浚湖先期以牢醴告神乃架桔棹涸其水水盡不見纖鱗終莫解其潛伏何所

有代庖慈谿縣幕者自言娶婦時己年十六母病婦剖股以療己未之知與求歡婦以削齒避房事峻拒遂反

目至今逾十稔猶不奮闕其意蓋譽婦賢也時華星槎
釐同在幕中責其不諫而恕其年稚余謂它事可諉爲
僮昏無識至于天性之愛孩提所同母病至婦爲刲股
可知其劇爲之子者宜不安寢息乃漠然不以爲意而
惟知恣其情慾尙得謂有人心乎藉曰意在表婦之孝
何至自陷于大不孝以形容之以茲無識之甚曲而佐
治吾恐其昧于人情天理繆戾有不可勝言者矣

王充潛夫論以病飽爲嬰兒常病余嘗謂富貴家兒所
以多妖折者珍羞奇果求無勿得味甘中食易于過節

寄龕丙志

卷四

二

固足以致疾醫藥又吐噬可辦攻伐櫟投宜忌莫衷一
是彼其生質柔脆蕭斧伐菌理無幸免語云百病從口
入百禍從口出豈惟保赤子者宜知所養卽成人何獨
不然余及見先祖義烏公晚年日食一粥兩飯皆不過
一盛未嘗飲酒無論參苓惟食必以時無增損年逾八
十精力如少壯飲食調適之功如此至于惟口啟羞風
詩垂戒所以遠害全身者慎言其要義已

前志蝦蟆眼引鍼一則彭澤高霞初孝廉

軒舉

見之謂

爲信然因言同治戊辰在乃兄淮海道署有宿遷窳灣

釐局巡丁妻有外遇憎其夫置鍼麪條中蠱之由是常
患腹痛醫藥不效後幼女洩其謀奪調于局會司事挾
寫本方書有此方求得蝦蟆取雙睛吞之果貫鍼兩端
遺而幽之時亦在冬月得之槐根不必桑下

丁亥夏婺州之役買權蕭山邂逅詩僧一照名回光云
將遊金華三洞乞坵舟舟次自言爲諸暨人曾籍縣學
辛酉之難全家外包邨已跳而免因披染甬江天童寺
已而挂單替陀之法雨于今三年解裝幽詩藁見示大
抵寄興山水多悟後之言記其一律云一票身輕萬斛

寄龕丙志

卷四

三

船東來瓶鉢總飄然春山齋粥空塵縹佛火蒲團要夙
緣百歲光陰悲逆旅幾人慧業話生天而今聽得潮音
熟試酌醍醐灌鐵蓮葢海外所作憎叩其姓氏舍茹不
自吐也

余應曹愚溪

礪成

之聘修金華縣志下榻縣署窺倉別

墅羣芳環繞嘉樹成陰山鳥呼晨鳴蛩侶夕生平驕迹
此爲佳勝其西園有方池盈丈池西小阜栽修竹千竿
蒼翠之色可以療飢皆愚溪手勸先是愚溪嘗攝雲和
令以壬午夏應至一所類倉廩桃李之屬彙彙滿前撥

二顆嘗之寤以告賓僚皆以果蔬故寔傳會佳讖明年而授金華既至于署西得隙地營此有老胥言此故預備倉之一恍然悟前寤遂以名之人生飲啄皆前定往往瑣屑事偶入寢寐皆天之示人以分定而澹其營求者若夫民社所寄則萬家之休慼係于一人更不容無定數于其閒營營逐逐何苦乃尔

湖口周晉甫

夢丹

言其縣鄰彭澤粵燹後豺狼滿路幾

于無術毆除蓋兵外者骸骨無人收爲所食而甘膈皆盡矣且搏噬及生人以果其腹而彭澤外難者尤多故

寄龕丙志

卷四

四

引致醜類尤驟被禍尤酷忽有異獸大不及狸奴黃色而修尾三區爲羣遇豺輒躍齧其項頰豺負痛仰仆則爪裂其腹而壓其血骨未幾豺類爲盡是獸亦不知所方其初見縣人思捨取一二頭詳視之機阱百方終莫能得以其性警而行絕捷也高霞初亦云然余謂虎之猛也而窘于蝟象之巨也而伏于鼠物固有以小制大者不足深訝若此獸則爲民除害所不宜褻視且疑于有神不可得犯特其名類莫能舉爲未嫌尔吾鄉經寇難亦時有野獸攫食小兒女其始潛近山邨落後漸

及水鄉然不敢近丁壯其圃多在深叢尋常亦罕遇之
惟東關賣魚橋有醉臥取涼者被齧斷喉而斃蓋會其
熟眠嚙之不動以爲外人也鄉人謂之馬熊不知其所
以名之殆豺屬深山所產吾郡山中夙難者爲夥其所
屬歷猶之彭澤及時平無幽再得乃延及生人特其力
惟勝僮豎故害未甚烈鄉人又皆知戒備偶見蹤迹卽
鳴金鐵關而毆之漸以戢迹故爲患不久

晉甫又言其鄰邨有眾逐野豬豬被重傷而逸有樵者
縈以力間方手巨斧斷大木適當其衝逆斫之陷其腦

寄龕丙志

卷四

五

骨堅齧斧不可得幽豬益怒觸樵仆嚼其脣立碎賴逐
者及之兵械櫟下乃舍之奔猶狂獠不可制卒毆之積
水池環擬以械不使得上滄而斃之夫以樵之多力逆
擊重傷之獸中其要害猶不能禦其衝突乃至反爲所
納幾于不免虎口是故桀寇之逸比于豕突不可遏

霞初言彭澤四都有薪老桑者剖之得天下太平四字
字方廣各二寸木理自然成波磔得者寶藏之事在咸
豐初年後經寇難尙存同治中修縣志或持至志局示
秉筆者霞初親見之木理成文多見紀載初不爲怪此

獨幽于大劫將至之日而其文如是不可解或曰漢
逆以太平天國紀年是其應或曰艸竊偽號何足筭是
蓋盪平不遠之兆余謂皆不必置辨古來倣擾之世往
往多見異物無識者從而傳會之以爲符瑞見史冊者
不一而足如此木之類或造物偶作遊戲未必盡關人
事固無庸盡席其妄亦不煩曲爲之解

高霞初祖母凌母詹余嘗爲作彭澤高氏兩世節孝碑
記霞初因言凌母叔父名廣赤字表光乾隆十七年舉
人以大挑知縣游升金華守配袁嘗隨父任游郡圃遺

寄龕內志

卷四

六

金指環業忘之矣及是再至偶望見樹閒仿佛若有光
就審之則所遺指環貫樹枝膚合僅露一星適爲所覩
因折而藏之蓋婺郡一段嘉話可備故寔也前之遺此
嬌小嬉戲亦常事何以多歷年所中間無有見而取之
者固不得謂非奇蹟袁父名學謨字澧蘭亦彭澤人家
貧嗜博以諸生授徒馬當驛嘗聚賭巡檢白某就拵之
袁與競鬪斷其一指患而逸之京師館同縣張四香祭
酒錦枝宅課其子因隸大興籍雍正朝登明通榜幼時
讀書畧家山顯靈庵騰天際縣一大婺字其後果終于

葵守亦足爲前定之證

明史紀事本末云甲申泗大疫太祖父母外貧不能殮
臺葬之仲與太祖昇至山麓縋絕仲還取縋畱太祖守
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邨寺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壟
一代興王宜有此異不謂民間有與相類者曹愚溪云
瑞昌有天葬墳葬者曰柯道南不知何許人夫婦以兩
筐擔二子出覓食籛有謂之者曰筐繩斷卽汝家矣廡
而語其婦亦未以爲意及經是地則兩筐繩齊斷悟答
籛猶以澗山無居人疑不可住婦則力贊結茆休止焉

寄龍丙志

卷四

七

關榛葬事耕作漸致充裕繼舉四子皆長成道南物六
子昇匠將葬之亦暴風雨置匠走避雨止還視失匠所
在有土堆類新冢因謂之天葬墳後六子皆耐葬其左
右家業日起生育日繁及世而有七百餘丁益昌大成
鉅族眞吉壤也其山相戒毋得芟一艸一木惟天葬墳
前開一道容祭埽附者六墳皆蓬顆林樾蒙密卽有誤
斷一樹者所直墳必有子孫一人登科久之及房皆富
且貴惟六房無仕進者一夕潛聚子姓芟薙本支墳前
空之及房以其違約訟之官費案千金當年有登薦者

竟聯捷成進士嗣是亦科甲不絕墳兼有靈應左近暘
雨疾疫之禱皆赴之有駕筭輿過之者必下以致敬六
房之初得第者釋褐歸祭墓輿夫未知故事逕肩而走
墓道竹杠斷如截傾坐者幾敗面至今傳爲異事同縣
有世家遇族人將登榜祠堂必先期墜簷瓦如其人數
嘗有以拔貢應北闈者墜半瓦而得副榜是亦聞所未
聞可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

愚溪又言燕人張雄者魁梧奇偉有絕人技能衣紫躡
舞雙刀使觀者環灑以墨水不能染涓滴它武藝多類

寄龕丙志

卷四

八

此嘗至瑞昌授徒蝕口爲人恂恂退讓使人可親以故
爭迎館之縣鄒氏王氏皆巨室有世仇于是鄒館雄于
家待以國士意在倚以禦侮雄心感不能無左袒王伎
焉乃購力士凶不意自後裒持之前凶一人以石灰塗
其目雄不能拒遂見殺鄒爲聚黨報復殺傷數十人成
大獄然則絕人之伎猶不足恃也同縣又有寺僧見陵
惡少積不平嘗撫葛氏子爲沙弥長而體魁頽俾習伎
擊適投所好習而精之由是無復敢犯者從其俗姓謂
之葛和尚平居亦謹叟未曾忤物蓋授拳梃者率以好

勇鬥狠爲戒凡就學而性粗暴者諒勿輕授授亦不肖
盡其伎余聞之少林僧溥智云然

瑞昌李四妹美而淫夫曹阿隆溺于飲博不甚加防閑
李終不以爲便一夕乘其醉與所歡甲謀殺之居故面
城則丙葉子及錢于夙懷以石碎其額負之由城闕墜
于隍若爲踰城就博徒顛而觸石以死也者明日里正
見狀果如所飾報官官然之飭家屬掩埋而已隆弟乙
疑額無血蹟不舛于傷李及甲又穢聲章間始因奸謀
殺訟于官官爲復檢它傷不可得雖直乙無左證李及

寄龕丙志

卷四

九

甲苦抵不可以荆求乃申禱于城隍神檄引鄰里排日
摩訊而密簡幹役伏廟中偵之丙何隆比鄰丙果以香
幣至丙會就質役所識因匿神案下聽其詞蓋微知之
思不敢言祈神佑俾無它也報訊遂得其情初丙與隆
臥室隔牆是夕聞室中聲息有異穴隙闚見李及甲以
竹筒楔隆口隆旋吐血舛衣則櫪而藏之牀下如言
搜得之加以重械遂引服論如律竹筒者以內毒蛇于
其腹也故無它傷可諛亦愚溪言

光緒丁亥六七月開始自甯波延及紹興雞翼多生距

余家所畜亦大半有之所目擊也時兩郡大疫舛者甚
眾湖州府志祥異引胡志云明崇禎十六年雞翼生距
夏大旱饑人相食明年春大疫民歐血濡縷卽舛又引
雙林志云道光元年夏大疫俗稱弔腳痧舛者無算履
園叢話云是年秋雞兩翅上俱生爪有五爪者飛上天
是于洪範五行傳爲雞旤

物理有不可解者陸農師

佃

埤雅紀龍火得溼則爛得

水則燻以人火逐之卽熄疾風甚雨中往往雷震能爲

穴殆龍火歟近閱江甯李小池

圭

游覽隨筆載強水棉

寄龕丙志

卷四

十

花云以強水煉成有乾溼兩種乾者得火卽發溼者置
火中可至二刻不然以電綫發之方三寸厚寸許重不
不過二兩者百步外能震巨石成齏粉西人化學能造
電此則無以異于造雷矣

余自三十歲後苦少睡客中擾于蚤蝨甚蝨猶易覓
蚤則去來飄忽無如之何有聽其嚙膚吮血而已比閱
湖州府志物產蚤下云以棊子殼祛之蝨下云擣銀杏
或花椒湯入脈水以脈衣可除志修于同治年物產爲
汪謝城教諭曰楨所輯雖不注所出當非臆造又錄白

螳云性畏桴炭桐油麤蟲竹雞按竹雞見博物志云白
螳聞其聲化爲水余新居患此曾購而畜之性躁不易
馴未久輒舂麤本書云俗名地鼈亦呼灰鼈此則易致
者當命兒子仁述試之又云臧螳或作麟螳一名蛸螳
蟲亦臭蟲也治疗毒及小兒疳積本艸失收此物好聚
廚下矢入奩物臭不可近曾不知其爲藥籠中物亦足
見天下無棄材善用之則牛溲馬勃其效固不難與丹
砂赤箭同功

明宋景濂不能飲太祖嘗強使醉爲賦醉學士歌命

寄龕丙志

卷四

十一

廷臣屬和一時豔之按周益公玉堂雜記云淳熙丁酉
十一月壬寅必大輪當內直上曰卿想不甚飲比賜宴
見卿面赤今賜卿小春茶二十銖葉世英墨區團以代
賜酒君臣魚水之歡足使易代猶聞之生慕而後歎韋
昭之遇歸命侯爲大不幸

宋邢凱坦齋筆衡紀道君大觀二年八月御製易運碑
曰始建元基高宗字德基也曰紹興德壽謂紹興年德
壽宮也曰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高宗壽八十一
也後事皆歷驗云與唐武后鼎銘方建隆基應明皇受

命極相似此類在人心反側時假以繫民望則可明皇
已成中興愛內禪神器安于九鼎乃初年卽用辭謙光
獻諛之言聽姚崇表賀宣示史官頒告中外泰侈已萌
繫于茲宜平晚節不終而元之相業遂爲白璧之玷徽
宗則無故矣求易數甚至刻石延福東壁幸而應在其
子雖偏安南渡尙屬一家否則徒爲奸雄覬覦傳會符
命張本何所取哉

同治初浙江大行掬金扇掬金銀箔爲書畫帖黑油摺
疊扇名家墨蹟皆可影搨余鄰人趙姓夫婦於工其伎

寄龕丙志

卷四

七

頗獲厚利楊誠齋集有云吳道人用青紙掬字作米元
章體逼真周密志雅堂樸鈔亦記舊都天街有掬諸色
花樣者極精妙隨所欲而成中瓦兪敬之掬諸家書字
皆專門後有少年能衣衷中掬字及花朵更精于二人
知此藝昉自南渡今京師猶有鬻閨閣刺繡樣子者豈
其苗裔歟姑蘇人能以膠泥墜人小像目注其人引手
案下捏之像成多酷肖是皆得心應手不得云非絕伎
然掬金扇終涉市井氣當時士大夫皆以爲懷衷中物
余究未曾過而問之近日亦少見矣

越陶二峰咸同閒以拆字名積貲成小康且享高年益
精其藝談言多奇中人皆信之因之隨事厲勸戒多所
感化理宜獲福報也偶與友人論宋謝石事愜得所見
數則書之它曰可備傳方伎者藍本有亾賴欲誦陷人
就拈得翠字陶曰君從軍得翎頂乎曰何由知之陶曰
卒頭著羽易見也亾賴爲瞿然請究其說則書卒字畫
其中成辛字曰看似辛苦立業又叅書兩人字曰畢竟
滿腹小人計較又書羽字加番字曰自謂羽毛豐滿若
不翻然悔悟又書兩卒字一加石一加瓦曰恐石也碎

寄龕丙志

卷四

三

瓦也輒亾賴遂戡其謀有欲訟其兄者拈得未字曰此
事得勿有余姓若朱姓者主之乎因書兩未字一加入

一加ノ曰余看視人寔非人朱則不成人也

按余从八从舍省聲

非从未然俗呼余姓曰人未拆字家固

有此例不爲嫌也俗呼朱亦曰未撇

其人寔有縣吏

朱某役余某峻之遂大服乃拭未上畫加木下曰明明

一本之親如何自斧其根以下陵上又書天字引筆自

下而上作一貫之曰縱有一枝刀筆衝得天破又先書

人字加兩畫成天字曰須知天字蓋得人字問周正正

平放眼前儻天理人心認不清楚又書未字加口字曰

恐將來惡味有口說不盡也其人亦惕然而止有甲乙各擬與人合資營運甲拈得摺字爲書右旁曰君子此旣所繁習又書左旁作兩字一加巴一加屋曰頗有把握又書羽字加兩筆曰但能落筆停勻是好朋友又書拍字曰必然合拍又書白加巾曰果然財帛分明又書才加殳別書白字手字各一曰則投無不利不難白手成家乙拈得多字書兩字一加句一加果曰自嫌不夠句引它人強人合夥終無結果又並書兩夕字曰硬拉攏來看似朋友畢竟心中一半不交付君又書夕加口

寄籠丙志

卷四

丙

曰恐有名無寔徒多口舌尔後甲果得利乙竟以折閱成訟所以神諭者由字旁原繫卦象雖就字立說其吉凶則仍以日辰與易理消息而得之余筮不信術數甲子小試前偶爲同學強邀就拈得施字陶曰君前此殆久福矣因書竹曰芹字猶未全也繼就加斤曰然不日成事矣且高占芹頭名次當不居人下又書兩也字一加彡曰有池可養化龍魚一加土曰有地可栽棲鳳竹又書一施字一芳字曰勉之哉儻能德施于民可以流芳百世是年徼倖果以第一入縣學然末二語則因循

至今徒呼負負轉以無能詒陶君失言之誚矣

宋馬弘卿嬾真子據藏經言小乘奩三淨奩謂雁也犢也鹿也余嘗思其故三物皆奩呷不奩蟲多故謂之淨不如狗彘雞鶩之屬糞穢腥臊無所不奩致其肉亦不淨今番僧往往不禁牛羊天方教惟禁豬肉始嫌其穢正可作淨奩注腳乃世俗輒以回人爲彘種故戒之引爲槃瓠之類雖不足深辯恐究非其寔宜乎深目穹鼻者聞而切齒也若道家以犬爲地厭疑卽此意而以雁爲天厭則不可解安得熟于道藏者從而一叩之

寄龕丙志

卷四

五

淮南汜論詛曰見不可布于海內聞不可明于百姓故

因鬼神譏祥而爲之禁世俗言響大高高注祖也者彘

爲上牲葬於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高注

擠其肘枕戶高無注按玉篇楚人呼而臥者鬼神高注

其首此皆不著法令瞋人所不傳夫彘非能賢于野獸

麋鹿以爲家所常畜易得之物故因其便而尊之裘者

貴賈無益於人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嚮之以刃相

戲必過失相傷其患大無涉並之仇爭忿鬥而自內于

刑戮愚者所不知忌故因太祖以累高注其心鬼神能

恐也

元化不待戶牖行循虛幽入亦無能履夫戶牖風氣所
從往來衺易相換者也高注離也者必病故託鬼神伸誠

之按以上四事惟表不以檢今猶用其說它未聞也至
繆稱以禁癡愚所謂神道設教其令行禁止往往愈于

文告千百越俗患頑僮之好狎畜狗若狸奴而或爲所

爪齧也曰騎貓俗呼狸奴曰貓狗者娶婦曰必雨患其好張蓋

而敝之也曰非暑若雨及屋下張蓋者軀體不復長皆

投其所忌繆爲之說以愚之然尋常鞭撻所不能止者

無勿帖然不敢犯故知御世者有經以齊賢智必有權

寄龕丙志

卷四

十六

以馭愚不肖兩者不可偏廢而愚不肖常多于賢智則
權術固不能不時一用之諸子櫟說雖未必盡軌于正
亦閒有可取者在

都中鴨子以膏梁飽食之極肥有重至十斤者謂之填

鴨用乾棗蘊火熏之味尤美謂之燒鴨子前門便宜坊

製最佳蓋消熊棧鹿之亞也大司寇譚恪敬公之器長

君子敬奉區歸葦山陰恪敬爲同祖三兄心農外舅故

子敬歸主其家心農已前歿四兄月湖代款之爲設燒

鷺越常羞也子敬食而甘之謂是便宜坊上品南中何

由得此葢狀適相似味寔縣絕靚靚者乃得此過情之
譽殊非意計所及已而爲質言之子敬亦啞然失笑管
東坡聞沂陽豬肉至美遣人買之使者醉而豬逸買它
豬以償坡不知也與倉客皆大詫以爲果非它產所及
其後事敗客皆大慙古今笑枋相類者多然吾輩用心
當別有在必以味別淄澠爲美談恐大于是者或且不
辨黑白飲倉之人則人賤之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然則
倉客之慙亦固其所終不足以累坡公

錢曾讀書數求記云宋槧東家棟記先醒四十七代孫

寄龕丙志

卷四

七

孔傳所編首列杏壇圖說記夫子車從曲國東門因觀
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魯將臧文仲誓將之壇也
覩物思人命琴而歌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易西下
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艸閒花滿地愁攷諸家琴
史失載增錄于此詳其語意未知果爲夫子之歌否也
云云此書 四庫著錄本無此歌提要譏會過尊宋本
之失又疑其誤記然自來諧牒家景響傳會不可理喻
者什常八九余家舊譜季父寫自餘姚首列鍾山墓有
相墓者口授一詩凡二十八言亦唐人所唱截句家兄

潤香續修謂漢世安得有此體擬刪去觀此則不足爲

異矣

釋史孔子類記引衝波傳螿穿九曲珠事有采桑娘詩一首亦七言截句皆此類

余客金華時祁陽陳仲英太守

文驛

方自衢州謁監司

回郡爲余言此行幸得謁孔氏家廟展禮孔子及拜官夫人楷木像所可訝者別有墜像夫人裳下乃飾以銳履以所疑告瞿齋則云匪今斯今振古如斯向嘗怪吾鄉朱太守廟旁坐公子頂烏紗帽及至汝州邾縣謁蘇墳三蘇像惟頰濱幞頭老泉東坡亦頂烏紗帽夫以宣曜大宗所奉像設猶不能無訾議它何論焉

寄龕丙志

卷四

六

往從宗湘文觀察

源瀚

甯波府署見所拓天一閣歷代

帝王名臣小像伊尹負鼎已近于不讀孟子伏羲氏手

方版臯卦畫乃是世傳文王八卦卦太公面如老嫗更不

知所本按荀子非相篇有云伊尹面無須麋

同

疑伊呂

誤題則負鼎不能屬呂以質觀察曰彼必有所受之

司馬

遷微須似四十許人或未被罪前像然無雙譜寫太史公作背坐致有見也

余心終不以爲

然志之以俟博識者

曾于汝州見矮人迎面來才齊車轅鬚鬚有髻矣車子識其人云是有丈夫子體偉岸而面目惟肖又于南陽

道中見二人其一于博望驛賣落花生多力而善鬥則持人足踏之拳且蹙惟所欲其頭面皆如常人自肩以下不及二尺每欲褰裳觀其一節而未能笑謂友人櫟色人有檻奇禽異獸釀市人錢者此矮人亦奇貨可居當不必遇漢武帝而後可以飽欲歿也其後過上海果有之蓋江西人云余鄉仁濟邨張某亦相埒光緒初年已冠且授室矣京中見故相國子某部郎與竝立才及余脇善騎能超乘駿馬嘗調之曰所見如君者可集得朱儒一部能剗挺爲之長乎部郎故通倪亦不以爲

寄龕丙志

卷四

九

忤上海又見詹長人其長幾倍尋歛墨工詹達三族子也爲歐羅巴人致之徧歷泰西各國得銀盈兆長人亦滿載而歸其鄉人云長人初亦中人偶得巨鰾烹食之乃驟長陸勳集異記載宋元嘉末有人病後能食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數日頭遂幽屋是古亦有之然則長狄不必有種巨毋霸特幸際斗筭莽之好奇表異一時推之僬僥龍伯固無庸侈爲域外之觀

長興邱蔭軒明經

樹棠

言近過瀆南邨有導觀二斤半

墳者其人徐姓下地時權之僅二斤半故以爲小名其

母五十四歲舉之竟長成且衍後奇矣抑天報有不可思議者其父亦年踰五十無子家僅自給偶于近邨大德橋茶亭得遺金四十兩將還其人埃之終日不得歸以語婦婦亦賢亟治餐與食而促其夤夜再往至明早失金者始至舉以畀之已而婦娠猶以爲疾謁醫率以藥下之不爲動比產渺小特甚其重適如還金之數造物若故示神奇也者得不謂作善之報乎

辛卯十二月初一日長興城民家產一孩四目二鼻二

口諸生吳洪樸齋鄰也其家人親見之已繁矣此則偶

寄龕丙志

卷四

三

感異然乃成人痾使劉子政聞之必有說以處此

前志粵東劇場火災兩事癸未十一月朔而有甬江北

余原止余字有餘上聲一音後姓此者製此別之使君廟之灾亦以演劇故外

者數百人太半姑集不可辨識有僅存藏府者首事購

地白沙築爲叢叟樹碣表之蓋外者之家不能腐指某

骸爲其親屬而收殮惟此一法歲時尚可就奠麥飯以

歡場聚一邱之貉言之可歎益信人生露電生老病歿

猶在可知之數非常之變固有意計所不能及者營營

逐逐惟日不足復何爲哉

戊子元旦慶二舟以肩輿逆余行可里許投一甲第朱門浮漚氣象肅然衣冠候門外百十輩未及與爲禮二舟導余入歷三重門折而左夾道編文竹爲籬薔薇方作花含露欲滴其香沁髓數折得精舍坐客十許人皆葛巾蕉扇起迎措亦未及諗姓氏主人特魁願豐頤修舟儼若天人私于從者蓋儀徵相國也幽紫地雲鶴文段兩端作楹聯屬余書聯語主人所自製都二十餘言惟憊末四言以白下對黃初且曰必八分書辭以非所習默不奮促侍史進大筆以墨藩一巨盃承余肘不獲

寄龕丙志

卷四

三

已書之殊不自意未嘗習此亦不失規矩叵何從者白酒饌具主人命張聯而後卽席回視白下二字墨特濃積分許急切不易乾有老翁伏而謁之主人意不憚揮之幽頃之聞者通貴客至旋見主人肅客入被行桂冠青金石頂昂然居上坐坐客皆屏息似聞有議客爲洪樺存太史者主人導余措客曰君同宗未省識耶恍惚似識爲淵如觀察客則目余大笑聲若春霆因驚寤客頤而長豐上銳下鬣鬣微有鬚顙簪欲露骨目若巖下電旣寤其神采猶在目余自來慶不多作作亦未有匪

夷所思而境物情事歷歷可憶如斯者于周官六夢不能測其何屬也

寄龍內志

卷四

三

頌揚其詞氣也

吳郡思伯詩贈寄龍內志

男仁述繕寫從孫家鶴校字

0491

非理

